

序幕

寇克迪溜进拥挤的教堂，迅速地环顾全室后，便靠在教堂后方的墙上，双臂交叠。

新郎和新娘已在圣坛前就位，牧师则开始进行仪式。

"上帝所爱的..."

克迪不禁松了一口气，至少及时赶上了典礼。他的视线先是集中在牧师前面的那对新人上，然后再看看男女双方的俟相群，并认出了大部份的面孔。

他的大哥克尔站在新郎身旁，显然是克豪的男演相。而克尔的妻子艾莉，则是女使相之一。他的眼光掠过一群女演相，看到站在前排的蕾蒂姑妈正揉着眼睛，然后他的视线突然投向他 20 岁的侄子东尼的身上。他几乎和克尔一样高了。我的天，难道这孩子会永远长个不停吗？

想起自己的家族，克迪费力地克制心中一波波泉涌的情感。他差一点就要错过家族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页--二哥克蒙的婚礼。传播媒体对定家的一举一动都极感兴趣，所有的报纸都大肆报导这场天大的婚礼，因此，今早他越过墨西哥边境，行抵德州麦冷城的时候，才及时得到这个消息。

过去几年里，克迪很少回家，甚至在最近这 6 个月来，他和家里可说是完全失去联系。他知道这场婚礼后，耳朵便会不得清静了。克迪对自己微微一笑，能够预测家人的反应，也算是种说不出的愉快吧！

他看着克蒙将戒指套进新娘手指上。今天的洁琳真是美得令人头晕目眩，他和克蒙是在春天的一个假期里认识她的。即使在当时，克迪也能看见他俩眼中相互激扬的火花。

感谢上帝，克蒙找到了他的第二春。他的前妻安朵，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丧生，这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。克尔和克迪一直担心，他永远也无法走出丧妻的悲痛。

在克迪心中，那次的意外并非意外，多年前，一次类似的不幸害死了他的双亲，而克迪从来都不相信巧合这回事。

欢喜洋溢的结婚进行曲在教堂中响起，宾客们都站起来观看着那对幸福的新人。克迪不确定是什么引起了克蒙的注意，但克蒙的眼光一直往自己这儿看，他对克蒙竖起大拇指，并微微一笑。

新人走到教堂外，所有观礼的人也鱼贯而出，对他们献上衷心的祝福。

"我很高兴你今天赶来了，"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是克尔。他对克迪伸出了一只手。

克迪没有握住他的手，只是一把抱住了他："看到你真好，克尔。"

"我拼命在找你，"克尔说，"但你可真是来无影去无踪。"

"我不是故意要离开那么久的，克尔。过去这 6 个月，简直不是人过的，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些你想知道的消息，等我们私下碰头，再告诉你。"克迪环顾人潮，又说："艾莉看起来棒透了。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说过要生双胞胎了？"

骄傲充满在克尔的笑容中，"我们把双胞胎留在奥斯汀市，有个保姆带他们。光是既佛就够艾莉忙的了。"他们两人说着便向艾莉看，她正和一些

当地的民众寒暄闲谈，小女儿凯梯则在身旁活蹦乱跳。

"他们多大了？"克迪问。

"快 3 个月了。他们算是早产儿，但感谢上帝，还好，母子均安。"克尔格起一边眉毛，懒散地问："你可以待久一点，好认识认识他们吗？"

克迪遇上了克尔沉着的目光。"这一次恐怕不行，我必须在几个小时内赶回去。我是回来见你的，只是没想到会在婚礼上找到你。"他望着教堂外广场上的克蒙和洁琳，"我真的很高兴回来，看到克蒙再度快乐起来，这一切就值了。"

"你是怎么知道婚礼的？"

克迪笑道："在这个州里，寇家的一举一动能不上报吗？我是在麦冷城停下来喝杯咖啡时，正巧拿起报纸看到的。"

"这么说，你没有收到我传给你的任何讯息喽？"

克迪摇了摇头。

"克迪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并不想过问你的私事，但是我要求你给我一个可以联络到你的方式，这不算太过份吧？"

"克迪！"这时艾莉正好看到了他，急忙走了过来。"噢！克迪！"泪光使得这位娇小的嫂嫂黑眸晶亮。"我们一直都好担心你，真高兴你赶上了。"她给了他一个温馨的拥抱，"你见过洁琳吗？"

他回抱她。"我和克豪一起认识她的。很高兴他们结婚了，看到克豪有了笑容真好。"

她开怀地笑了："现在你是家里唯一的单身汉，克迪，我们得帮你找个老婆！"

他摇摇头道："门都没有，嫂子，我认为克尔和克蒙的婚姻是件很棒的事，而且繁衍寇家子孙的事，克尔似乎一手全包了。"艾莉闻言脸上一红，克迪不由得露齿一笑："我只是不适合结婚罢了。"

"唔，"艾莉偏头道，"我得承认，一个妻子不会一年只想见你一两次而已。"

在克迪能回嘴之前，他听见克尔低声说："准备好了，小弟，蕾蒂姑妈来了。"说罢，兄弟俩便对望了一眼。

克迪叹了一口气，他宁愿和一群墨西哥盗匪 杀，也不想面对这位监护他多年的女人。家族，就是这么回事了。

几个小时后，克迪和克尔对坐在寇氏牧场的书房里享受雪茄，他们的西装外套和领带已经脱去，一瓶上好的酒放在桌前。

"好了，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？"克尔问。

克迪注视着雪茄末端的烟灰。"罗瑞克这个名字对你有任何意义吗？"

"在这一带这是个很平常的名字，克迪，这你是知道的。"

"对，我知道。让我们回想一下家庭史。我们的祖先寇奇雷来到德州时，他从一位西班牙人的手中取得了这个牧场，在这之前，那个西班牙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。"

克尔投给他锐利的一眼。"罗氏家族？"

"没错。"

"你认为我们公司里所发生的窃盗、意外以及所收到的匿名恐吓，和那一段古老的历史有关？"

"我相信它的可能性很高。在过去几年里，有个人对和寇氏家庭有关的

人和事都怀着深深的仇恨与憎恶。大约6个月前，有人给了我罗瑞克这个名字，经过一番调查后，我发现他是原先拥有这座牧场的罗氏家庭直系子孙。

"老天！克迪，寇家得到这个牧场几乎是100年以前的事了，怎么可能还会有人因此怀恨在心呢？"

"但瑞克老兄似乎坚持是寇家造成他的痛苦，他是被家庭的悲愤和怨恨养大的。尤其这些年来，他的家庭有日渐没落的趋势。"

"奇雷不是在一场牌局里赢得这座牧场的吗？"

"我也一直说是这样。"

"难道罗瑞克在指责我们家偷了这片土地？"

"我不认为他表现得这么明白，但是，我不会忽略这个可能性。"

"他有多大？"

"40来岁吧。"克迪倾身向前，双肘置于膝上，我认为罗瑞克很可能是5年前害死安朵的人。"

克尔谨慎地放下酒杯。"我们从来都不确信那是意外，"他前哨地说，"那时候的怀疑也许是对的。"

"从我接触的各种渠道发现，那人做得出来这种狠事，而且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也正好出现在这一带。"

"你的各种接触？"

"你知道的嘛，当我四处游荡的时候，我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接触。"

"你说的一定是你那众所皆知的名誉--说你是如何立志扮演一个年轻的狂野子孙--和最放荡的人一起鬼混，开最华而不实的车子，以及和最迷人的女人出双人对。"

"你要我发表一篇浪费生命的演说吗？"

克尔先吸了一口酒才回答："我也许会，如果我相信那些的话。"

克迪挺直身躯，瞪着他："什么意思？"

"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，克迪，但是我不相信你努力建立起来的那个形像。"

我太了解你了，在那些狂欢作乐和奢华的消费之间，你的生命中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空白。

你愿意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？"

克迪感觉像个做错事的学生，自以为能满门过海："我只是运用我的形像，来掩护我在边界的活动。"

"什么活动？"

"我正在为联邦药品管制局工作。"

克尔闻言一僵，眯起双眼。"见鬼了你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"

"快4年了。"

"4年！你是说这4年来，你一直都在假装？而那些狂欢舞会和....."

"局里建议，我们可以用花花公子的形像作为掩护。这方法向来都很管用，我的姓氏为我们打开了多方便之门，而这一点是其它侦探无法做到的。"

"

"难怪我总是找不到你。"在几分钟后，克尔才自言自语地说。

"你说的没错，你需要一个能在紧急时联络到我的方式。我会给你一个电话号码。"

"所以，你正在墨西哥工作咯？"

"大部份是的，我正在和几个侦探合作，有些是我们政府这边的，其它则是墨西哥那方面的。我正在全力阻止毒品流入边境。"

"这位罗瑞克和毒品走私有关吗？"

"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只能利用空闲的时间调查他。我很幸运地发现，他在我工作的区域内出没。那倒是一个意外的变动。"

"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"

"我得赶回去，有一连串的会议等着我。总而言之，我要让你知道有罗瑞克这么一个人，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要你继续调查下去。"

"有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吗？"

"够多了。"

"你所做的事值得你冒生命危险吗？"

"我认为值得。"

克尔缓缓地站起来，对克迪伸出了手，克迪紧紧地握住。"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，就让我知道，"克尔沉稳地说。

"你肯听我说就已经在帮我了。因为首府里有个大人物和你上过同一所学校，他认为你十分值得信机"

"很高兴听到这件事，"克尔收回手，在克迪的肩上用力一拍，"尽量保持联络，好吗？"

"我尽力而为。"

第一章

如果克迪正处于熟睡状态，那么转动门把的轻响，是绝对惊动不了他的。然而，在这简陋又密不通风的墨西哥旅馆里，想好好睡上一觉是不太可能的。

当他发现门没有上锁，也曾想要拿一张椅子堵在门边，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堵，因为他怀疑有谁笨得敢来惹他。

正要闯入的那个人若不是走错了房间，便是错以为他是个好欺负的美国人，而要对他下手行窃。

克迪将放在枕头下的手枪握在手中，然后无声无息地起身，掩到门后。走廊上廉价灯泡的微弱光线在门被打开时，投射到室内的地板上，然后有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进了房间。

在门尚未完全关拢之前，他曾见了一个女性身影和一头长发。他站在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身后，低吼着说："我不管你要卖什么，亲爱的，我都不想买。你现在可以走了！"

雷可娜惊喘一声，旋过身来面对他。"克迪？"她急切地低语道。

即使克迪没看见她的脸，也听出了她的声音。无数个她不可能在这里的理由在他脑中打转。因为，这个小姑娘是最不可能会在这么晚的时候，或任何其它时候，进入一个男人房间的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都得接受眼前的事实，她确实是站在那里。

然后，克迪突然觉醒到自己全身赤裸着，而她的视线将很快地发现这个事实。他朋友雷亚索尽心尽力保护的妹妹，就要遇见她生命中的大震撼了。

气愤和困窘同时席卷而来，他抓起牛仔裤低吼道："可娜，你到这里做什么？"他穿上那件紧身牛仔裤，一直背对着她，以免尴尬。

"克迪，我必须来找你，"她在他身后，颤抖着说："我必须警告你。"她在说到最后两个字时，几乎快哭出来了。

他一面拉上拉链，一面回头看她一眼，然后转过身来面对她，并皱起眉头。"警告我？关于什么？"

她那双会说话的黑眼睛凝望着他，哀求着他的信任，"有几个人正往这里来，他们计划要杀你。"

她圆睁的眸子、颤抖的双唇和紧绷的娇躯都在告诉克迪，她有多么紧张。他温柔地握着可娜的手臂，带她走到床边，在她身旁坐下，并牵起她的手试着安抚她。

她的哥哥是个富有的地主，拥有席马山麓中的~座大牧场，距蒙地市约1小时的车程。克迪是在墨西哥活动时认识亚索的，彼此已结为好友。

他拨开可娜脸上的一丝发给。克迪可以理解亚索为何会对他这位小妹保护得无微不至，因为可娜那细致的美丽是无可否认的--从她那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黑发，到高额之上那双娟秀的凤眼，以及那即使在幽暗的光线下，仍如洁白瓷器般莹亮的白嫩肌肤。

亚索为他这位美丽而年轻的妹妹深感骄傲，并且提防每一位前往拜访的男子，包括克迪在内。在与亚索相识的4年中，他从来没有与她独处过。而现在望着她，他无法忽略她那充满异国风情的美，而那闪亮双眸中的纯真，更反映了她是如何地未受尘世的污染。

克迪将她的纤纤小手握在他的一双大掌里，柔声说："告诉我那些人的事。你认识他们吗？你以前见过他们吗？"

"那时我正在房里，还没有睡着。通往阳台的门是开着的，我听到楼下院子里有人在讲话。我很好奇是谁在那里，就胜起脚，往门外看去。他们就站在阳台下面，所以我看不到他们，但是我很清楚地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"她的声音颤得很厉害，他必须很专心才能听懂。

克迪用一只手搂住可娜肩头，将她拉近，并安抚她，"别怕，小不点儿，没事了。"

现在，深呼吸两次.....就是那样，放松。你找到我了，没有人会伤害我们任何一个。"他安抚的手滑到她背后，让她靠近他的胸膛。"你能告诉我，他们说了些什么吗？"

她推开他，带着恳求的表情望着他。"可是克迪，我们必须快点离开，我不知道在他们出现以前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。他们计划今晚就来杀你的。"

"

他沮丧地环顾室内。要他面对两个来意不善的大男人，要比面对亚索这位妹妹要容易多了。如果有人要除掉他，他必须先把她弄出去才行，但他要了解更多的情况，而且要快。

"可娜，"他将双手放在她肩上，"听我说，我需要知道你听到了什么。告诉我！"

她吸了口气，再放出一声轻泣。"我听不出他们是谁，他们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低沉，我很难听清楚他说的每一个字。但是我听到了你的名字，然后就开始仔细听。他们说你碍了他们的手脚，

还说是该除掉你的时候了。"

肾上腺激素突然在他体内激增；也许他的工作终于要有结果了，他一定很接近某些毒品的源头了，否则他们不会感到压力。但雷亚索的家是最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地方呀！

"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除掉我？"

"他们只说他们不信任你，你是政府派来的人。"她的声音听来困惑且不确定。

"他们还提到过别的名子吗？"

她沉默了片刻，最后终于抬起了头："只有亚索。"

"亚索！你也警告他了吗？"

泪珠在颊上涓涓滴落，她摇着头，以低不可闻的声音轻语道："没有。我怕是亚索叫他们来除掉你的。"

克迪僵住了，她最后的一句话，使他感到晕眩。他和亚索从未讨论过自己长期待在墨西哥的原因，他们接受了彼此，也发现彼此有许多共通之处。经过详细的调查，克迪还很欣慰地发现，亚索的背景清白，又是个受人尊敬的生意人，毫无可疑之处。几年下来，他已然信任亚索的一举一动了。

他怎么可能如此错看了一个人？而最讽刺的是，竟然是由亚索的妹妹来向他示警。

他能了解她这么做的理由，但问题是，他现在该拿她怎么办？

"小姑娘，你是怎么来的？"

"那两个人一离开院子，我就尽快地溜出来。我知道我必须警告你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今天吃晚餐时，你曾提过要在这里过夜，'所以我就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来找你。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，所以只好跑到安演家找她哥哥勒托。我向他解释我今晚需要来见你之后，他就同意开车送我来这里来了。因为我知道这里是附近唯一的旅馆，所以我就从后面的楼梯上来找你。我偷进了两个房间，可是都是空的。"然后她安慰地笑着说："我真高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"

"我的天啊，可娜，你可以把你听到的话，送个口信给我就行了，你根本就不该这么晚还冒险溜出来。有太多可怕的事情很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！"

"不知怎地，克迪竟愤慨难当。

一阵沉默之后，他们彼此对视着。可娜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带着一种安详的端庄说道："勒托说要替我带口信给你，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疑虑。他认为我爱上了你--"她的颊上泛上一片苹果红，"而我也让他这么以为。况且，我不认为你会随便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。我知道我必须亲自过来。"

克迪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站了起来开始踱步。"好吧，"他低吼道，"很好！"他走到房间尽头后，转身向她走来。"虽然我对你的冒险感到心惊，但我可以了解你的理由。我要你知道，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，现在让我接手这件事吧，你快点跑下楼去叫勒托送你回家吧。希望没有人会发现你在我这里。"

他伸手将她拉起。

然后克迪转身走向门口，就在他的手握住门把时，可娜在他身后开口了。

"我告诉勒托不用等我了--我说我会留在这里，而且你会送我安全回家。"

克迪感到又被另一阵震撼袭击，今晚显然是他饱受灾难的一日。他到

底该拿她怎么办？他慢慢地转过身面对她，但在他开口前，可娜却朝着门点了一下头，然后以冷静的声音说：“我们不能走那里，太危险了。”

“那么你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？”他气愤地问。

可娜指了指小小的通气口。

克迪很清楚旅馆的旁边是一个陡峭的洞谷。“算了吧，我们会摔死的。”

“不会，请你听我说，克迪，没有人会想到要注意这一边的。勒托和我一到这里就商量过了。他在后头找到了一把梯子，我们已经把它靠放在这边的墙上了。”

“你又是怎样对勒托解释我们需要一把梯子呢？他是不是以为我们要私奔？”克迪可以感觉到自己已失去控制，他咬紧了牙。

“也不完全是啦，我只是告诉他，我不想让别人在你房里逮到我。所以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，以防万一。”

克迪叹了口气，看着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女孩。他不能任由她带着自己做傻事，于是他从裤袋里掏出了钥匙。

“小姑娘，我不需要一个逃生的路径。如果有人在我找我，我要让他们找到我，也要知道是谁在打我的主意，以及他们到底要什么。”

他走到她前面，将钥匙放进她手中：“拿去，我要你开我的车回家。也许我们还来得及挽救你的名誉，我们没有理由再冒更多的险。”

“求求你，你也必须离开。我不要你出什么事。如果你不走，那我也要留下来。我们两个说不定可以。”

“该死，可娜！你这是在无理取闹嘛。你认为会有什么用--”

他中止了长篇的非难，倾听着门外长廊响起的嘎吱声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快用完了。

克迪抓起一把椅子，迅速地把它顶在门把下，然后牵着可娜，来到通气口前把她举高，好让她爬出窗口。在确定手枪仍插在牛仔裤的腰带后，他亦随即爬上狭窄的窗口，不过他却费了好大的工夫，才使自己没有卡在那里。

当他听见门把喀啦作响时，他正迅速地爬下木梯。双脚一着地，便感到有一只小手抓住了他，将他拉离墙边。

由于这一带有深纵的洞谷及茂盛的灌木林，使得当地人对旅馆后方的这一地带弃之不顾。克迪和可娜穿进灌木丛，离开了旅馆。树丛使得他俩步步难行，但克迪并没有放慢脚步，因为他已有了行动的目标：他决定要带可娜远离这里，到达安全地方，然后再绕到小镇外，送她回家。

他们在缺少光线的情况下，缓慢前进，而可娜自从离开旅馆后，就再没再说话。对她的勇气，他感到不可思议。但既然她听不出那两人的声音，就表示他们并不在当天牧场的晚餐会上，而亚索很可能是他们的幕后主使者。

他在边境一带活动的这几年，揭露并阻止了多起毒品的走私交易，克迪感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，未曾虚掷光阴。雷亚索和他的家则提供了一个让克迪休息、放松的避风港。

今晚稍早，亚索曾坚持要他留在牧场里过夜，但因克迪已计划明天一早前往蒙地市，不想一早把他们吵醒，所以才没有住在那里。

是他拒绝留下才促使亚索改变计划的吗？难道亚索真的企图杀害他吗？若非可娜认为他正处于危险当中，而那危险又来自于亚索的话，他对这

件事根本就不屑一顾。

克迪对于可娜冒险前来通风报情仍十分惊讶，虽然这几年来，他常和她见面，并且如一个叔叔般，亲切地宠着这位小姑娘，但他不记得自己曾说过或做过什么，使她现在竟然背叛自己的哥哥而来救他。

她勇敢的行为深深地困惑了他。

他们终于停下脚步，稍作喘息。克迪发现，他们离马路已经不远了，于是紧握着可娜的手，带她穿过树丛，来到马路上。

好象在庆贺他们平安逃脱似的，月亮从低悬的浓云中露出了脸，循着明亮的道路，克迪便很快地找到他的车子，送她回家。

然而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他转身要面对可娜时，正好看见一道影子从临近的树丛跃出，抓住可娜。

"干什--"克迪感到脑后一阵剧痛，那逐渐原防的月光是他最后记得的景物

第二章

可娜在看到一个人影袭击克迪脑后的同时，也感到有一只手臂勒住了自己的脖子，她惊恐地看着克迪倒下。

她绝望地又踢、又咬、又掐，使得那个抓住她的人大叫一声后，便放开了她，于是她立即冲到克迪身旁。

"克迪？你还好吗？"她低喃着，并感觉到他脑后已肿了一大块。

袭击克迪的那个男人一把揪起了她，并用西班牙语责怪原先抓住她的人没有看好她，那个人则立刻生气地反驳回去。

可娜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他们是奉命守在山涧，以防克迪从这里逃出的。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他会逃出来，当然更没想到他竟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他们正在争执着该如何处置她。

显然，她并没有对她所听到的事反应过度，而不论她如何努力，现在克迪还是落入极度的危险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用两条大手帕绑住了可娜的手脚，并警告她如果敢反抗的话，她也会被打昏。他们突然蒙住她的眼睛，可娜惊吓地尖叫了一声，其中一个人立刻就狠狠地赏了她一巴掌。她无助地舔舔流血的嘴唇，感觉唇边正肿了起来。然后她就被扛到一辆小货车上。旁边有东西碰到了她，她知道，是克迪在她的身边。

发动机发动时，紧贴着可娜脸颊的板面猛地跳了一下，她知道车子正在行驶。为了让自己舒服些，她强迫自己想一些愉快的事情，于是思绪转到了克迪身上。

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景。那时她和母亲正坐在庭院里，哥哥亚索则带着一位金发俊男走进来。

"亚索，我真不敢相信，"克迪说，"你的地方就像寇氏牧场的翻版嘛！当然，我们家这些年是加了一点东西在庭院里，但如果我不知道的话，我还以为走进我母亲的花园呢，就连这些花草都像极了。"

"见见我母亲和妹妹，"亚索说着，便向他们介绍彼此。

对可娜而言，克迪就好象是个太阳神，金色的头发及古铜色的皮肤闪闪发亮。他握住她的手说：“很荣幸能认识你。”然后瞄向亚索：“我嫉妒你有妹妹，在我生命之中就独独少了一个妹妹。”之后，他便与她母亲聊了起来，但可娜并没有太注意他们说的话，反倒专注于克迪低沉的嗓音，以及他性感的嘴唇。

早在几年前，她就读过报导德州寇氏家庭的文章，上头还登了他们三兄弟的照片。

即使在那个时候，她的目光便已被他们之中发色最明亮的一个所吸引。她和她的朋友曾谈及他们3人是多么地英俊，而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遇见他。寇克迪本人居然比照片上更好看，纵然他在杂志上是那么迷人，但毕竟没有任何照片可以比一个鲜活的人，更能展露出活生生的磁力。

“克迪，我坚持要你留下来用餐，”亚索说。可娜则暗自高兴不已。

“好吧，如果不会给你们带来太多麻烦的话！”

“我们这个家呀，就是吃的东西太多了，”亚索大笑着说。

那一顿晚餐，她就坐在克迪对面，沉醉在他的幽默谈吐之中。她害羞但却也喜悦于他对她的注意，而且他还常常逗她开心。

这些年来，克迪为她无聊的学校和家庭生活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色彩。即使在可娜完成学业，搬回家住之后，她仍然日日期盼他的来访，热切地想要听他的故事。

因此，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陷入危险，而不警告他，可娜唯～后悔的是，她的警告来得太晚了。

克迪一张开眼，就看见一又黑亮的眼睛担慢地凝视着他。他眨了眨眼，脑后一阵疼痛。

“克迪，你还好吗？”

“我们在哪里？”他问道，并用手肘撑起身体。

“不要动，克迪，你很可能有点脑震荡，得躺下才行。”她将手放在他的肩上。

“别管我的头了，我需要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。”

现在他们正在一间单人房里，倾盆的大雨淋漓地敲打着屋顶。

他回头望了一眼可娜，她正关心地看着他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克迪问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？”

“是两个男人把我们带来这里的。他们把我绑了起来，还蒙住我的眼睛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不过，我们似乎走了很久。”她抬头看看屋顶，“我认为我们很幸运，在下雨之前到达这间小屋。”

克迪慢慢地站起来，谨慎地走到百叶窗前。“带我们来的人呢？”

“我没有看到他们。当开始下雨的时候，我听到他们说要赶快离开。我想我们一定是在山里的荒凉的地带，我刚才从门外看了一下，可是什么都没看到。”

克迪操揉颈后，摸到一个大肿块，低咒了一声。他拉开百叶窗，想看看外头。然而黑夜及雨幕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回过身来说：“他们为什么没杀我？他们有的是机会呀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听他们说，只是要防止你从树丛逃走，而且我认为他们

看到我们，比我们看到他们还要惊讶呢。"

"真希望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...到底谁是幕后的主使人?"

"也许我们应该在那些人回来前离开。"可娜说。克迪想过了，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话，他早就那么做了，但他现在不能丢下可娜，自己逃走，而且他也不敢拉着她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外地乱闯。

"我们等到早上再说。到那个时候，天气也许会变好一些。"

克迪注意到一个烧木材的老式炉子，可娜则站起来烧了壶水。他走到水槽边，发现那里可以接到水，也看到槽上的架子上有一排罐头。

"至少我们不会饿死，"他说。

"你饿了吗?"

他装了杯水，喝了一口后才回答她："不，只是有点口渴罢了。"他转身看到她正站在房间唯一的床边："你要不要休息一下?"

她摇摇头："我睡不着。我怕你会需要什么而我听不到。"

"你现在最好睡一下。等天一亮，我们很可能需要体力来应付一切。"

她这才点了点头。克迪看着她在床上躺下，不一会儿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他走过去，将放在床尾的毯子抖开来，为可娜盖上。

"好了，寇克迪，"他自语道，"你能把自己弄出险地吗？现在你要怎么做呢？"

要是他知道他们在哪里就好了。他到底昏迷了多久？

克迪在火炉和窗户之间来回踱步，希望能看到一点亮光，不管是人类的灯火或是阳光都好；偶而他也会看看那熟睡的女孩。他不会想再藏起来，等着看回来的人是谁。如果天气好转了，他会建议他们赶紧离开这个房间，而不是在这里坐以待毙。

雨点不断地打在屋顶上，发出单调的旋律。渐渐地，东方出现一抹灰白，但在纷乱的雨帘及浓浓的雾露之中，能见度并没有增加多少。不一会儿，又突然刮起了山风，吹得屋顶一阵颤响。

克迪在他一能看见东西的时候，便出去在小屋附近探查。小屋的正后方倚着峭壁，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进入这片谷地的小径，小径上头还有卡车留下的轨迹。这里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。小屋隐藏得很好，即使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，也被屋后的岩石挡住了。

当他再回到小屋时，已全身湿透，而且沮丧万分。

可娜在他进入屋内并摔上门时，一言不发地倒了杯咖啡递给他。

"谢谢，"他粗嘎地说，伸手接过了那杯热腾腾的咖啡。

"克迪，你得把那些湿衣服脱掉，"她温柔地说，并拿了一条破旧的毛巾给他。克迪低咒了一声后，便坐下来脱掉靴子，再褪去长裤、解开衬衫扣子。他很快地用毛巾擦过冷湿的身子，再将毯子里在身上，走到火炉前坐下。

"你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吗？"她替他盛了一盘热食递过去。

"一点眉目也没有。"他边吃边说，"你不吃点吗？"

"你出去的时候我就吃过了。"她转过身走到窗前，"你觉得我们该自己找路出去吗？"

"在这种天气下不行。我们正在山里的某个地方，而且在下过大雨后，山里十分危险，山涧可能会泛滥，山路也可能会因为松软而坍塌。"

"我是不是增加了你的麻烦？"

"怎么说？"

"那些人根本伤不了你，你一定会听到他们进你房间，就像你听见我进去一样，而且随时都准备好对付他们，结果我帮了个倒忙。"

"你只是做了你觉得该做的事，小丫头。我知道你是好意的，但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姑娘，是不应该扯进这种事情的……"

他在可娜眼中看到一抹笑意闪现。"我不以为 20 岁还算很小，克迪，也许在你们那里 20--"

"20！"克迪小心地放下滚烫的咖啡，站了起来。"你说什么？你不可能有 20 岁了！"

她举起右臂，并很快地将左手放在胸前；"我发誓我是，要不然你以为我几岁？"

他耸了耸肩，感到尴尬："我不知道，也许十四五岁吧，只是孩子一个。""

她笑了，银铃般的笑声让克迪的精神为之一振。"我也许年轻，克迪，但还不至于那么年轻！"

克迪强迫自己再看她一次，这一回，他突然感到自己老了。姑且不论她的年龄，可娜代表的是从未受过污染的纯真无邪。可是这个世上却有太多的磨难，可以将一个年轻人的纯真剥夺殆尽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畏缩了。

"你怎么了？"

"我相信亚索一定在到处找你。"

"噢！他很可能来找我。"她突然兴奋地说，继而又好象想到其它的事，"如果他是幕后的主使者怎么办？"

"事实上，我也想过这一点。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他的土地上呢？"

"我不知道，我对这些了解得不多，我只知道，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地方。"

"也许你可以坐下来告诉我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。看来我这几年遗漏了不少事--比如说，你的成长过程。"

可娜坐下，双管交叠在胸前。"你想要知道什么？"

"我显然以为你还是个高中生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"

她状若沉思地微倾着头："嗯，我的确曾在蒙地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，直到 3 年前毕业为止。然后我念了两年的专科。现在我和亚索有点意见不合；我申请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入学许可，但他要我呆在家里，然后嫁人。"

"嫁人？"

克迪脱口而出，"那就是你要的吗？"

她猛地摇头："当然不。我对于帮助语言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很感兴趣，而且我想要以此作为我的终身职业。可是亚索是个老古板，他要我乖乖结婚。"她做了一个鬼脸。"他甚至连丈夫都替我找好了。"

"你认识那个人吗？"

"我和他认识很久了，可是我一点也不想嫁给他！光就年龄来说，我就嫌他太老了。"

克迪不想问她"太老"的定义是什么，也许她认为连他都该退休了。"我懂了。"

"亚索的问题就在于他过度地保护我了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把我当成孩子似的，他不信任我的判断能力。"

"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觉得很奇怪。"

"你能了解吗？可是你却认为我不应该来警告你。"

"这是两码子事。问题是亚索找到你时，他会怎么做。如果他是这件事的主谋者，他会把你企图警告我的事，看做一种背叛行为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他会认为你的名誉受到了抽污，而且不管他是或不是，他对我们两个搞出的这档事，是不会感到高兴的。"

"你怎么可以拿你遇到危险的事来开玩笑？"

"亲爱的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是我们两个都遇到危险了。难道你认为他们会因为你是女人，就让你毫发无伤地离开这里吗？"

"我想不会。大概是因为我一直把哥哥想成主使者，所以觉得很安全吧。我知道他是绝对不会伤害我的。"

"我原来以为我了解你哥哥，小丫头，但是现在却没有把握了。我猜--"

他不需要再猜了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门突然打开，进来的 3 个人拿着枪指着他们。

克迪缓缓地转过身，刻意地挡在那些人和可娜中间，围在他腰上的毯子使他的动作显得笨拙。

3 人之中，为首的那个人说："姓寇的，把你的手放在头上不要动。"当他依言照做时，毯子却悄悄地滑到地板上，留下他光溜溜地站在原地。

好极了，他又没穿裤子地被人逮个正着，这都快变成习惯了。

第三章

"原来，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寇克迪。"站在他面前的人说着，另外两人正靠在门边偷笑不已。

"我想你大概在跟我攀关系吧，"克迪懒懒地说，"我不认为我们见过。"

"少废话！"那个人转向可娜，"这个女人是谁？"

克迪耸了耸肩。

"至于我的名字呢，我很怀疑它对你有任何意义。我叫罗瑞克，朋友都叫我奇奇。"

克迪努力保持不为所动的表情，但他实在无法抑制胸中的那股气。这就是他要找的人，可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见面方式。

"你就是把我弄到这来的人吗？"克迪问。

罗瑞克点点头，微微一笑。"当然，这并非原来的计划。但是我的人做得很好，他们把你带到这里来，这样我就可以亲自对付寇格蓝的子孙了。"

"你认识我父亲？"克迪企图拖延时间。

"没错，我认识那位高高在上、不可一世的寇格蓝。几年前，我拿了一份提案去找他，我详细地解释了他欠我家多少钱，如果我有了那些钱，就可以大展鸿图。可是他居然拒绝了我。不过他已经为他的傲慢付出了代价。我说得出就做不到！我打算要你们寇家的每一个人付出代价，这么做也是一

样，你们全都是这个世界的人渣！”

克迪的眼睛没有离开他，然而却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。“这么说来，我们没有必要把我的女朋友扯进来喽？她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。”

“她是个烂货，要不然她也不会和你这种人粘在一块了。”罗瑞克说。

窗外一个轻微的动作引起了克迪的注意，不管对方是敌是友，那都不重要了。他用臀部把桌子撞倒，并同时把可娜推到桌后。忽然，手枪开火的响声大作，但克迪并没有分心，仍继续扑向罗瑞克。罗瑞克一下子失去了平衡，握在手里的枪也飞了出去。

克迪立即站直身子，握紧右拳，以全身的力量给了罗瑞克致命的一击。

罗瑞克像个被扯坏的手风琴一样，全身蜷缩着倒下。克迪隐约地察觉到，窗户的玻璃微微震动，然后门又再次地被摔开了，他迅速地转过身，正好看见和罗瑞克一起的另外两人的双手正置于头顶。

克迪冲着他们微笑，因为他们已被警员制服了。

又有 3 个人进入，其中一人穿着制服：“我知道你遇到麻烦了，对吗？”

克迪点点头：“老实说，我有理由相信这个人……”他指着躺在地板上的罗瑞克，“涉嫌恐吓，并谋杀我的家人。我一直在搜集他的罪证，想要将他绳之以法。不过很显然，他先找到了我。”他揉了揉刺痛的拳头，惊讶地发现他的指关节流血了。

“这么说你打算控告他喽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我要告他绑架以及企图谋杀。要不是可娜……”可娜！克迪旋过身，看见她在翻倒的桌子后头缩成一团，头埋在膝上，双肩不停地颤抖着。他大步迈向她，在她身旁蹲下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她抬起头看他，脸上的表情一松，用双手抱住了他。“克迪！我还以为他们杀死了你。有好多的枪声和吼声，我看到你扑向那个人，然后……”她猛烈地颤抖，将头埋进了他的肩头。

他笨拙地轻拍着她的背：“没事了，宝贝，骑兵队及时赶来了。”

那些执法人员将一伙人犯带走时，克迪仍继续蹲在可娜身边安抚她。他抱起她走向床，但她却攀着他不放，兀自啜泣着。于是克迪便在床上坐下，让可娜坐在自己的膝上，双手仍抱着她，同时抚着她的秀发，低声安慰她。

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克迪可以了解亚索进来这小房间，看到他们这样，会有什么直觉反应。但这个了解似乎来得太晚了。

当克迪看到亚索，他感到解脱地松了一口气。“你的时间从来没有算得那么准过。”

亚索稳稳地迈过地板，面带杀气。“给你自己穿点衣服吧，你这个狗娘养……”他的话语停顿，显然是在努力克制，“我们晚点再好好谈谈这件事。”

此时，克迪才记起自己身上未着寸缕，而可娜正挨在他赤裸的胸前，仿佛找到了终身归宿似的。

“哦，亚索。”克迪说着，伸手到脖子后面推开可娜的手臂，“我知道你会怎么想，但只要肯给我机会解释……”

“我的确很想听你的解释，”亚索以僵冷的口气说，“但不是现在，我要你立刻放开我妹妹。”

克迪知道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，他从来没见过亚索这么生气过。

"可娜，"他低声说道，"让我去穿件衣服好吗？"当他看见亚索的脸色更阴沉，他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一件事。

可娜抬起头，双眼红肿、泪水盈盈。"亚索？"她轻语，"亚索，求你不要伤害他。"

如果克迪发生了任何事情，我会受不了的！"

克迪才知道可娜还不知道是亚索的人来救了他们，她一定还是以为亚索就是那个绑架他们的人。"可娜，你……"克迪正想开口。

"闭嘴，克迪。你……给我……闭……嘴！"亚索生气地说。

克迪将可娜抱开。其它的人都已离开这个房间，只留下他们3人。

克迪毫不迟疑地穿上衣服和靴子，亚索则以克迪无法听见的声音和可娜说话。

"你怎么知道在哪儿找到我们？"这是克迪所想到的第一个问题。

亚索不情愿地移开对可娜的注意而转向克迪。"我一发现可娜不见时，就派人出去搜索。很幸运，我们及时和伊勒托取得了联系，他的妹妹和可娜是好朋友，他全告诉我了，于是我便动员了更多人手去找你。"

"呃，事实上，我不认为勒托真的了解这……"克迪正要解释，可是又被亚索打断。

"我们一到旅馆，老板就告诉我们，已经有人找过你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几个手下也找到了用卡车带你们到这里来的人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很快就找到了你们。"

"那么，你知道我们是被强迫带到这里来的了。"克迪谨慎地指出。

"没错，可娜本来打算要在被人发现之前回到牧场的。"

"她听到……"

"走吧。"亚索打断他的话，"让我们把灯熄了，离开这里。我要带可娜回家。"

"听好，亚索。"几小时后，他们在亚索的书房中，克迪对着他的朋友说，"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如果你肯听我解释……"

"我在想，如果能让我高兴的话，我会先把你杀了，而不是在这里跟你说教。不过，既然这样做并不能挽救我妹妹的贞洁，或是她的名誉，我只好放弃这个念头了。"

"去你的，亚索！可娜的名誉根本就没有问题，还有她的贞洁……那也就是我一直试着和你解释的。"

"也许在德州，一个年轻女孩可以被哄去和一个男人私会，而她的家人却毫不担忧，但在墨西哥不行！"亚索站起来，仿佛再也坐不下去了。"让我最受不了的是，我一直最信任你。我曾经帮过你，我也帮助你追踪罗瑞克，而你回报我的是什么？"他愤怒地说："竟然是诱拐我的妹妹！"

克迪从椅子上倏地跳了起来。"我没有诱拐你妹妹！"他吼道，双手撑在桌上，身体前倾，怒视着亚索。"你要我告诉你多少次？她听到有人要杀我，所以才跑去警告我。"

亚索轻蔑地哼了一声："多荒谬啊，她怎么可能会在这栋屋子里听到那种事情？"

"我不知道，但她确实听见了。"

"如果她真听见什么，也会立刻来告诉我。"

"如果她认为那个幕后主使者是你的话，就不会那样做。"

语毕，克迪真担心亚索的心脏病会发作。果然亚索的脸色突然大变，他站在那里瞪着克迪。

克迪立刻绕过桌子，但亚索后退了一步，并深呼吸了几次。"你竟敢告诉我，我的妹妹会怀疑我是凶手？我永远、永远也不会相信这种事！你这个比蛇还狡诈的臭家伙，竟敢这样挑拨离间！"亚索大步迈向通往庭院的法式拱门前，瞪着花园里的万紫千红。

克迪听着院中喷水池的潺潺水声，也趁着这个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亚索头也不回地又说："说谎对你是不会有帮助的，克迪。勒托告诉我，可娜跑去求他，开车送她去你那里。她 very 清楚地表明，如果他不带她去的话，那么她用脚都会走去。她根本没提过什么杀人的阴谋。"亚索转过来冷冷地盯着他，"我认为你和我妹妹私会已经是够可恶的了，而你居然要她那么晚去找你，更该遭天打雷劈！"他慢慢地走到克迪面前，"你不是一个男人，你比一个诱拐良家妇女的人都不如，你简直是一个骗子、一个鼠辈！"

克迪快要克制不住想狠狠揍人的念头了，他从来就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对他说话，而且这些话又是从他朋友口中说出来的，更使他愤怒。以他和亚索的交情来说，他该知道克迪绝不是他所说的那种人才对。

克迪紧紧握住拳头，咬住牙关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亚索是真的宁愿把他杀了，也不想和他说话，而他选择那么做的原因是什么？克迪知道，是因为可娜。

"亚索，那你要我怎么样？"克迪平静地问。

"如果照我的方法做，我会要你永远不准踏进墨西哥一步。但是我不能，因为有太多人知道这件事了。"

"知道什么？"

"知道你被绑架的时候，可娜和你在一起，而且你们两个人，还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山间小屋里，独处了一夜。"

"亚索，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你一定得相信我！我很尊重可娜，我绝对、绝对不会占她便宜。"

"无论你怎么解释，你们两个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形下被逮个正着，谁能够相信你？"

"亚索！你可不可以听我说？我并没有诱拐你妹妹，不管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。我以前从来就没有和她独处过。"

"一直到昨晚她才突然决定要舍弃 20 年来的一切教育、传统和妇德，深夜拜访你的房间？那就是你要我相信的吗？"

克迪沮丧地叹了口气："我告诉过你可娜去找我的原因了。"

"我知道你说了什么，你要我相信，我的人里头有人在替姓罗的做事；你要我相信那个爱我、而且知道我会为她做一切事情的妹妹，认为我会企图谋杀我的朋友。你真的以为我会蠢得去相信那些可笑的故事？请你不要侮辱我的智商，姓寇的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！"

克迪双手一摊。"我放弃了，信不信由你。看来我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想法了。"他说完便转身打开门。

"你去哪里？"

克迪气得想砸东西。他迎向亚索的视线，眼中透着坚决的神情。"你爱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，我已经不在乎了。"

"我看得出来再呆在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罢了。如果我能找到人送我去开我的车，我要去骑兵团看看他们怎么处理罗瑞克。然后我要打个电话给我哥，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事。"

"你要和你的家人联络？"

"对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"

亚索笑了，但这笑容，一点也不愉快。"那很好哇，我建议你邀请他们来参加你的婚礼。我们要办得愈隆重愈好，这样一来，可娜就不会遭人非议了，她实在没有必要忍受更大的困窘。"

克迪很快地甩了甩头，他怀疑自己的脑袋是否在和他在开玩笑。"你说什么？"他难以置信地瞪着亚索问道。

"我相信你听得够清楚了，我正在准备一个连续几个星期的派对，将从这星期五开始。到那时，我会正式宣布你们的婚约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来。关于婚礼举行的日期，我们到时候再讨论。"

克迪一向自认为是个很理性的人，也很少会任由情绪驾驭自己。但这一次他可不敢这么说了。结婚？他？哈哈！结婚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想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
"你给我等一等！"克迪的双手紧握在身后，"我很抱歉可娜被扯进罗瑞克这档子事，我绝对没想过要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。我要说的是，我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你妹妹的事，亚索，她是一个甜美的女孩，样样都好，但我是个单身主义者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喜欢自由，而且我无拘无束惯了。她如果嫁给我的话，她的生活将会很悲哀。你不能这样随意支配他人的生活。结婚是件严肃的事，可不是儿戏。"

亚索狠狠地瞪着克迪。"可娜是我生命中欢乐的源泉，我还记得她出生的模样。我父亲在她还没出世前就死于心脏病，我发誓要代替父亲照顾她、保护她。我一直尽我所能地遵守诺言。"他转过身去，又说："我妹妹甘心为你冒这么大的危险，为了什么？姓寇的，她八成爱上你了！我不知道你是如何诱骗她的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无法再否认了。你们两个亲密的模样就是最好的证据……当我走进那间小屋时，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，而且你动也不动地看着她，全身光溜溜的。"

克迪站在原处，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亚索。

"我可以拿我的生命来担保，我妹妹这辈子从来没有和任何男人单独在一起过，"亚索怅然一叹，"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魔法引诱了我妹妹，但如果你还算是个男人的话，就该负起你的责任。"

"我……你……"克迪的话两度停顿，"我是说，可娜并不真的……"他的话又中断了，因为他突然察觉到一个偌大的深洞正在他眼前展开，这是考验他个人价值的关卡。克迪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荣誉感、诚实的人，也一向把他的正视为理所当然。

但现在他正面对着令人不快的抉择。他无心以任何方式伤害可娜，毕竟，她昨夜曾冒着生命及名誉的危险去向他通风报信。即使他并不需要她的那种做法，却也不能抹煞她曾为他那么做的事实。

克迪真希望自己能 and 克尔及克蒙谈谈，过去他们总能给他很好的建议。他不想草率地做决定，尤其婚姻又是一生的大事。"亚索，"克迪再次开口，"我认为我们现在都太冲动，不适合做重大的决定。如果我们能再考虑考虑，给彼此多一些时间冷静下来想清楚，我们会想出更好的对策，这样对大家都"

好。可娜曾提过她想再继续升学，也许我们可以等到她……"

"绝对不可以！你以为我会让她冒着未婚怀孕的危险……"

"怀孕？你给我听好，雷亚索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，我没有碰可娜。我和她之间是清白的，她绝对不可能怀孕！"

"你忘了我亲眼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吗？她整个人都贴在你的身上，而你又光溜溜地坐在那里。别告诉我你没有碰她，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"

"她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怀孕了。"

"我从没想过她会，但你们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，独处了好几个小时。等我到达那里，亲密的行为可能早已发生了。"

"你为何不和可娜谈谈，亚索？她会告诉你，我们之间是清白的，她会……"

"我很确定她站在你那边，她一直都觉得有保护你的义务。"

"你认为我们两个都在说谎，是不是？"

"我认为可娜爱你。因为她爱你，所以她会做任何事来保护你。而你呢……我相信我刚才已经把我对你的想法说得很明白了。"

"你是说得很明白。"克迪真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，"可真意外啊，你居然会要我这种人娶你那珍贵无比的妹妹。"

"我要她快乐，而她选择了你。不管我喜不喜欢，我都得接受。"

"但你却不接受我的解释。"

"你在和我妹妹私处一晚时，就已经做了你的决定了。现在我要求你面对现实，如果你还算个男人的话。"

"很好，亚索，如果你真的不顾一切要把你妹妹嫁给我，那我们就这么做吧。"克迪大步迈向门口，然后又回过头来对亚索说，"还有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的家人在星期五晚上会在这里，等着看你一手导演的订婚大烂戏。"

第四章

可娜一张开双眸，就想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她知道宾客们即将到达，来参加亚索的生日晚宴，她和母亲筹备这个特别的晚宴已好几个星期了。她静静地又躺了一会儿，享受这份宁静。

自从那天他们被营救出来之后，她就没有再见到克迪。亚索向她保证，克迪今晚将会出席宴会，那真是一件令人欢喜的消息呢。

那次事件之后，她连着两个晚上都做了噩梦，梦见枪声四起，许多人胡乱地抓扯着她，这甚至让她不敢睡觉。后来，忙碌的日子冲淡了灰色的记忆，疲惫也使睡眠容易了许多。

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所有的客房都已清理出来，并摆满鲜花，只待佳宾光临。她注意到亚索甚至派人把几年前盖的小礼拜堂都弄得焕然一新。她茫然地怀疑着，亚索是否打算在那？进行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。

可娜准备换装，以迎接远从外地来的宾客。她的家人和仆人都因紧张和兴奋，个个脸色红润。

令可娜颇感失望的是，克迪似乎仍未抵达。她几乎就要忍不住去问亚索，有没有他的消息了，但最后她还是忍住，因为她发现亚索有意隐瞒关于克迪的事情。每当她提及克迪的名字，亚索总是很不耐烦地转移话题，他们一定谈过某些事情，但即使如此，亚索也不会告诉她的。

可娜现在只希望克迪没有改变参加晚宴的心意。一直都还没有机会，好好感谢他在那晚对她的保证与安抚。

她一回到房间后便褪尽衣衫，进入浴室。等到装满一整缸浴池的泡沫香精后，便放松地躺了进去。

可娜闭上眼睛，想起了她哥哥今天送给她一件令人惊喜的礼服。

她从来没见过比它更美的礼服了，也从来没穿过那样的礼服。那是一件缀着蕾丝的象牙白缎质礼服：领口沿着肩线浅露，柔和地在前襟开成V字形，裸露出她的肩膀与颈项；而腰线紧缩，裙摆则如大波浪般倾泻。

可娜将头靠在浴池的边缘，思绪从不曾远离克迪。她不自觉地想起他没穿衣服的模样，以及她倚着他的感觉；她几乎可以嗅到他温热肌肤的气息，感受到他宽阔胸膛上的肌肤。可娜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那么亲近过，当然会感到不安。她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如此沉迷于那些记忆，但她就是不能自拔。

她不禁想着被克迪亲吻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。她对自己微微一笑，任思绪如流水般环绕着她。

"可娜？你在哪里？"

可娜吓了一跳，并发觉浴池的水已渐冷却。"妈，我在这儿。"她回答母亲的呼唤，急忙抓起一条毛巾，然后，才缓缓用毛巾围住身体，慢慢走出浴池。

她的发丝从夹子中松开，一撮卷发正好落在她胸前。

唉！要是她再长高一点就好了！可娜圆睁双眼站在镜前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孩子。她希望自己既性感又妩媚，才能抓住克迪那双饱经世故的眼眸，把她当作一个真正的女人看待。

但是，相反地，她看起来是如此地纤柔，而且没有自信，对克迪那样的男人而言，她太没有经验了。

"你得快一点，可娜，否则我们两个都要迟到了。"

"好的，妈。"

当她走进卧室后，母亲便帮她穿上礼服，等到扣上背后的扣子后，可娜的眼睛难以置信地圆睁着：那件柔和的象牙白礼服衬着自己的肌肤，感觉就好象一位仙女向她挥了挥仙棒，把她变成了一个公主。

"噢！可娜！"她母亲庄重地说，"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像今天这样美。"

她握住母亲的手："我要怎么感谢亚索才好呢？真不敢相信这是我，你呢？"

"我说啊，我们得在他派人上来找我们前，赶紧把你的头发梳好。"

晚餐的钟声就在他们正要走下回旋楼梯时敲响了。可娜的耳旁插着一朵芬芳的栀子花，颈子上戴着一串优雅的珍珠项链。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从童话中走出来似的……就像灰姑娘到达王子的舞会一样。

"可娜！"亚索来到了楼梯下方等待着，他眼中有一层微湿的水气，"你真是美丽绝伦啊，我可爱的妹妹，你绝对会令人目眩神迷的。"他牵起了可娜的手，亲吻她的手背。

待他？起头时，他看向走廊的另一方说："你认为呢，克迪？"

可娜没有看见克迪正站在亚索的书房门口，现在他走向前了，她紧紧地抓住楼梯的扶手以求平衡，向下直盯着他瞧，她的心怦怦地跳着。他在这？！

克迪穿着一套西班牙式的晚宴服，腰间缠以红色腰带，短夹克更显他肩膀的宽度，而合身的长裤则完美地呈现他强健的双腿。可娜无法了解他脸上的表情，他瞪着她的模样，就仿佛他以前从未见过她一般。

她勉强地走完最后几个阶梯，眼睛离不开他。为何克迪笑也不笑呢？为何他唇上所展现的居然近乎苦涩呢？

"来吧，妈妈。"亚索说着，向他母亲伸出手臂，"你下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该伴你进餐了，客人都已经到齐了。"

可娜则怯怯地勾住克迪的手臂，感受到那件高级外套下紧绷的肌肉。

"哈罗，克迪。"她希望她的声音听起来没有那么紧张，"我本来还不敢确定你今晚来呢。"

"你不确定？"

"我们上个星期从山？回来之后，我找过你，但是亚索说你去办要紧的事情了。"

"没错。"

"是和那个绑架我们的人有关吗？"

"有一部份是。我还回德州见了我的两个哥哥。"

"噢。"

他们进入餐厅时，亚索正为他母亲拉开女主人的座位，克迪则在男主人的座位旁为可娜拉开座椅，然后在她身旁坐下。

"可娜，我希望你见见我大哥克尔和他的妻子艾莉。"他为她介绍坐在他旁边的一对夫妇，然后再介绍坐在他对面的另外一对，"还有我二哥克蒙和二嫂洁琳。"

"噢，克迪！真是太棒了，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家人今晚也会来。"她对那两对夫妇抱以微笑道："我真高兴能够认识你们，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。"

他们两兄弟仅对她轻轻地地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任何话，也不带一丝微笑，神情严肃一如克迪，反倒是两位女士都对她报以微笑。

有着一头黑发的艾莉说道："你的礼服真美。"

洁琳亦说："我也正在想着同样的事呢，你看起来真是光芒四射。"

可娜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双颊一热。"谢谢，"她低声回答道。此时亚索正好入座，整个晚餐也开始上菜。

"你见过寇家兄嫂了吗？"亚索问可娜。

"克迪刚刚为我介绍过了。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他们会来呢？"

克迪在亚索回答之前问道："你是说你并不知道？"

"我并不知道是谁要来，只知道我们多准备了两个房间给远来的客人。"她对那两对夫妇微微一笑，"能够遇见你们真使我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你们都是大忙人，我很惊讶你们能腾出空来这？。"

"我们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晚宴的。"克尔懒懒地说，并向他的二弟举杯，"是不是呀，克蒙？"

"一点也不错，"克蒙回答，同时也举杯响应。

"真好笑，"克迪喃喃地说。

用毕晚膳，宾客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舞厅。可娜觉得自己似乎在毫无预警的状况下，被拉进一出剧中。进餐时，她很强烈地感受到一股逆流激荡。虽然在表面上，哥哥和寇氏兄弟之间的应对相当客气，但她总觉得，他们似乎话？有话，而自己一点都不明了其中的道理。

四人乐队奏起歌，宾客们不是翩翩起舞，就是聊天、饮酒、吃点心，气氛十分融洽。

可娜很高兴看到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
"很成功的晚会。"

可娜吓了一跳，她没看到有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自她身后走来。"嗨，你是克尔对不对？"

克尔开怀一笑。"对，你的记性很好。"

"我只是听说过很多关于你.....还有克蒙的事情罢了，你们并不难分别。"

"我从来都不知道克迪竟然是个大嘴巴。"

可娜被他的语调逗笑了。"你一定知道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我一直对克迪的家人和牧场很感兴趣，而他也总是耐着性子，回答我每个问题，不管它们有多无礼。"

她在说话时，克尔似乎在打量着她。

"跳个舞如何？"

他突兀地问道。

可娜看了一眼拥挤的舞池说："我很乐意。"

于是克尔拥着她翩翩起舞。

"今天晚上我认识了很多，我很讶异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还以为你和亚索是家？唯一的孩子呢。"

"噢，才不呢，我们总共有 6 个兄弟姐妹，亚索是老大，而我是老么。我是唯一还留在家？的。"

"原来是这样。你的哥哥、姐姐、姊妹都结婚了？"

她叹息一声："是的。就因为这样，所以每一次，我一提起我想要升学的时候，就会和亚索吵架。他认为我应该满足于结婚照顾家庭，就像我的两个姐姐一样。"

"你不同意？"他？起了一边的眉毛。

"我当然希望有一天我会结婚，但不是现在。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尝试。"她微笑地说："你看我，又把话扯远了，亚索说我总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应该放松心情，尽情享受才对。"

"和你这样的美女共舞，我怎么可能不觉得享受呢？"

可娜真痛恨自己动不动就脸红，她知道他这么说，只不过是礼貌罢了，但她就是无法习惯别人的赞美。

"我可以插队吗？"

可娜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听到克迪声音时的反应。克尔低头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很不情愿地回答："如果你坚持的话。可是我知道，你身边多的是可以共舞的女孩。"

"那你要找一个也不是什么难事才对。"克迪回答。他伸出手臂占有地揽着可娜的腰，将她拉向自己。他毫不在意克尔打趣的笑声，接连地带着

她快转了几圈，使可哪几乎快喘不过气。

当可娜重新稳定下来，她发现克迪正带着她，舞向法式拱门。虽然户外已有几对男女在那儿徘徊，但微弱的光线令人看不清那些人是谁。

"你和克尔似乎很谈得来，"他眯着眼凝视着她说。

"我喜欢你哥哥，他很友善，而且也很亲切。"

"克尔？哈。他的友善、亲切就和吃人鱼差不多，至少大部份的时间是那样。不过，诱拐美女是他的天性。"

"克迪？"

"嗯？"

"你到底怎么了？整个晚上都怪怪的。你哥哥那么做，只是出于礼貌罢了，你为什么要对这件事情生气呢？"

"我没有对这件事情生气，我很高兴你有机会和他彼此熟悉一下。"他的手滑上了她的背，然后又放下了，好象很烦躁。

"你在生我的气吗？"她凝视他充满风暴的双眼。

"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？"他慢条斯理地问。

她沉默了好一会儿："我不确定。你仍在气我那天晚上跑去找你吗？"

"我认为现在再谈那件事情，已经有点迟了，你不觉得吗？"

"那么你的确是在生气了。我一直在想，那就是你为什么不和我谈谈就离开的原因。"

"我那时候没心情和任何人谈话。"

"你不是很高兴那个人被抓了吗？"

"是很高兴。"

"那整个事情的结局就是好的啊，难道你不也这么想吗？"

他直直地瞪了她许久。"你这么认为吗？"

她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："你不这么认为？"

他迅速地带着她，做了两个快速的旋转，然后，再以双手环住可娜，使得她只得将双手放在他胸前。

"噢，克迪，我不认为亚索会高兴看到你这样抱着我。"

他将下巴轻靠在她的头顶上，然后问道："亚索是怎么告诉你今晚的事情的？"

可娜几乎无法思考。在这一刻，她所能做的就是感受克迪的存在。她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在她的指尖下沉稳地跳动着；她可以听到他轻缓的呼吸声，闻到他独特的气息。她怎么可能把心思集中在他的问题上呢？

她移开头好看见他的脸。"今晚？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知道，今天是亚索四十大寿，这就是我们庆祝的原因。"

"就这样？"

她被他搞糊涂了。"要不然还有什么？"

他又再一次低声自语："他告诉我他会处理，而我就像个白痴一样相信了他。"

"处理什么？关于那一晚我和你在一起的事吗？"

"对。"

她没听过比这个更简单的回答了。

"事实上，这一个星期来，我很少有机会和亚索碰面。每一次我要和他解释，我为什么在那？的时候，他总是毫不以为意，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了

一样。于是我就想你们两个一定谈过了，所以他能够了解那天所发生的事情。

乐团在此时演奏完了一首曲子，突然间，鼓声急促地敲起，吸引在场每一个人的注意。亚索上了演奏台，站在乐团前方，凑近麦克风。

"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位都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"亚索微笑着，引得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喝采。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，他才又继续道："我今晚要宣布一件令人快乐的事，这是一个惊喜，我希望每个人都会为我们感到高兴。每当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的时候，我们会特别感受到温馨与祝福，所以我决定趁这个机会，让你们分享我们的喜悦。"

他说着，便穿越人群，找到了可娜。亚索向她伸出了手："可娜，请你到我身边来好吗？"

人们让出一条信道以便让他们通过。可娜？起头看着克迪，却无法从他脸上看出任何蛛丝马迹，最后她以极优雅的步伐走上了台。

亚索牵着她的手，他们正面对着等待的宾客。"要一个做哥哥的承认他的妹妹已经长大了，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"可娜咬着下唇，努力维持她的笑容，不断提醒自己，没有人会因为困窘而活不下去的。"诚如各位所知，可娜最近才自学校毕业。现在她已经准备走上她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了。"

噢，他一定是改变心意要让我继续升学了！而且他居然选在这个时候把这份惊喜送给我！就在可娜几乎要当场拥抱亚索时，她却听到他说："我非常快乐而且骄傲地邀请各位来为我们的喜庆做见证，那就是我珍爱的小妹与寇克迪先生的婚礼。"

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全场，但可娜并不在意大家的反应如何，因为她还得面对她自己的反应。

震天的闹声和喧嚷的嘈杂声不断地冲入可娜的耳中，她看见克尔和克蒙缓缓地走到克迪的旁边。

这是某种古怪的笑话吗？但却没有一个人在笑。

亚索的声音再次透过麦克风传出，打断了一室喧嚣与可娜混乱的思绪。"请允许我为你们介绍我们的新郎，寇克迪先生。"

可娜的膝头一阵虚软，若非亚索及时扶住她，她真的会倒下了。

而克迪正穿过无数宾客的身边走来，他的两个哥哥紧跟其后。

她费力地凝聚视线在克迪的脸上……还有他的眼睛，他的眼中冒火，而神情压抑。

他敏捷地跃上台，来到她的身旁，一双手臂揽住她的腰，将她从亚索身边拉了过去，紧紧地靠着自己。

"你还好吗？"他低声问道。

"好？当然不好。我怎么可能……"她转身看向亚索，"他怎么能……"

此时，宾客们为克迪的帅气姿态鼓掌？喊。

亚索则继续说："现在，请大家和新郎、新娘一齐走到小礼拜堂，我们即将继续今晚的庆祝活动。"

人群开始移往礼拜堂，只有亚索、可娜和寇家三兄弟仍留在原处。

"你很清楚这和我们的协议有所出入。"克迪说。

"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吗？"克尔质问。

亚索面对克迪，然后看了克迪和可娜一眼。"这一切不都很明显吗？我们正要举行一个婚礼。"

"但是，"可娜开口，"这是不可能的，克迪和我，我们不……"她看见克迪紧绷的脸和肩膀。"我们不能结婚。你为什么……"

"因为亚索占了优势，而且也打算好好利用它。"克迪说着便看着克尔、克蒙，"我早该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，但我一直希望在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后，他会对这件事情有其它的想法。"

"你知道他在计划这件事？"可娜吃惊地问克迪。

"并不完全知道。我同意他今晚宣布我们订婚，他却自作主张要来这么一场闹剧。"

"我们的订婚！可是克迪，你怎么能同意这种事情？我们没有订婚呀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讨论过这件事。怎么可……"

"够了！"亚索说，"你在偷偷摸摸去找他之前，就应该心知肚明了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讨论过，我只是觉得寒心，我的好妹妹竟然会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。"

"亚索！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和克迪什么也没做啊。什么也没有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我还以为你是爱我的，我还以为你答应让我继续升学。你为什么……"

"走吧！别再浪费时间了，我们的客人还在礼拜堂那边等着我们呢。"

"可娜，"克迪轻声地说，"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你现在是在白费力气，你哥哥对事情的真相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他替你找了一个有钱的丈夫，就不会再松手了。"

"克迪，你就这样让这个小丑随心所欲吗？你知道他没有权利这么做的。"克尔发言。

克迪凝视着可娜，"我所知道的是，她跟着我要比跟着亚索好得太多了。至少我会听她说话，不像他。"

"不！"可娜说，"我不能让你这么做，克迪，这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。"

克迪瞪着亚索，亚索也毫不示弱地瞪着他。"就当我没有更好的选择了，"他说着便看着他的两个哥哥，"看来我有两个现成的男俟相。我们到那礼拜堂，把这件小事给解决了吧。"

他话一说完，三兄弟便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可娜和亚索独自留在空荡的大厅。她缓缓地面向哥哥。

"我一直是那么地爱你，长久以来，你就像我的父亲、我的朋友和知己。但是，如果你迫使我在这种情况下嫁给克迪，我将永远也不会原谅你，你了解吗？"

"可娜，你听我说……"

"不，你听我说。你和克迪这整个星期一定都在讨论这件事，而你却从来没问过我的意愿，你就这样自以为是地决定我的一生！"

"我以为你会为了保护他而说谎。"

"我没有必要说谎，寇克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绅士。如果你肯为我的感觉想一想，你就会去那？和大家解释这是一场误会，根本没有什么婚礼。"

"我不能那么做，一切都太晚了。"

"一点也不会太晚。亚索，那只是你的面子问题。但是如果你逼我嫁给他的话，不只是我的一生，还有克迪的一生都将永远地毁了。"

"胡说！你也太夸张了，小妹。你之所以会那么生气，是因为这对你来

说太突然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呀。我们快点走吧，不要让他们久等了。

"

克迪正在礼拜堂前等她，只因为她的哥哥强迫他。原来她是被强迫推销嫁出去的，她还有什么？面再面对那个她所爱慕的人呢？

亚索握住她的手，走过花园，进入礼拜堂，克迪则站在牧师前面等着她。可娜已无处可逃，也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了。她几乎没有注意到灯光和鲜花将小小的礼拜堂点缀如同仙境，她的眼中只有克迪。他正紧盯着她的脸，等着看她会怎么做。

惊恐使得可娜自心底打起寒战，她全身都在不自主地颤抖着。幸好有亚索坚定的扶持，她才不至于当场倒下。可娜好似在噩梦恍惚之间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克迪。

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克迪身上，他的脸在灯光的映照下，显得柔和许多，而他的唇角则微微地扬起。

可娜走到他身边，克迪便牵起她的手，然后面对那位温文的牧师。他温暖的手握住了她冰冷的小手。

这就是克迪。她知道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她都可以信任他。在这一刻，信任就是她唯一所能依赖的了。

她即将要成为他的妻子了。

第五章

克迪牵着可娜的手，任那古老仪式的誓词使他冷静下来。他知道他的两个哥哥就在身后，心中非常感激他们给予自己莫大的支持。

他曾与克尔和克蒙讨论亚索的要求，试着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。他们都不认为克迪该被迫订婚，即使是短暂的订婚。

通常他会赞同他们的看法，但是他们并不认识可娜，她的纯真不该被任何人羞辱。

他一直认为亚索冷静下来后，他们三人便可以面对面说清楚，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他曾希望亚索会同意让他先订婚几个星期，然后再由可娜来终止这个婚约，这样一来便能有效地挽回家庭的面子。

所以他才请他的哥哥们今晚与他同来，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。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会儿，竟是参加他和雷可娜的婚礼。

克迪不是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人物，但在这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所决定。他不能一走了之，下可娜独自面对这些人。

他俯首看见站在自己身边的年轻女孩，她母亲在她走进礼堂时，为她披上一层薄薄的头纱，他看不清她走向他的神情。

一定有办法可以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。结了婚之后，他就可以把可娜带离她哥哥的势力范围。他会带她回他家的牧场，然后再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。

当仪式结束，克迪依惯例亲吻新娘。他小心地掀起她的面纱，很高兴

见她满脸羞红，因为他很担心她是否可以承受起这个盛大的场面。苍白的脸色使他担心她会在他面前昏倒。

克迪对她眨眨眼，爽朗地一笑，并轻轻地拥吻她。当他碰到可娜的唇，他感到她的嘴唇轻颤着，然后他便完全感受到可娜的柔软、顺从以及甜美。

一阵快感袭上了他。他？起头，以最轻柔的声音告诉她："我会永远照顾你，可娜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可以信任我、依赖我。"

"谢谢你，克迪。"可娜给他一抹甜美的微笑。

时间不容许他们交换更多贴心的话语，管风琴扬起了美妙的乐音，人群拥着他们走出礼堂，穿过花园回到大厅。两人被贺客们争相围绕，给予他们最真诚的祝福。克迪始终将可娜拥在身边，清楚地察觉她的娇躯从一开始便不住地轻颤着。

乐队又再度奏起悠扬的舞曲，所有的人都站在一旁，看着可娜与克迪翩翩舞过全场。

"你还好吗？"他问。

"我不确定，"她轻声耳语着，"这是真的吗？"

他开怀一笑："亲爱的，再真实不过了。"

"如果他们再这样瞪着我的话，我会受不了的。"

"不用担心，看我的。"

一曲舞毕，他便向？人托词离开，很快地带她走上楼，这举动引来大伙一阵取笑。

一到楼上，可娜带路来到她的房间门口，然后困窘地停下脚步。"你要睡哪里？"

"依我对亚索的了解，我敢说我的衣物一定被送到你房？了。要不要和我打赌？"

"但是……"她甩甩头不再多说，然后打开了房门。克迪倚在门边，双臂交叠着，可娜则急忙地走进更衣室。克迪听到她受挫地闷哼了一声，不由得淡淡一笑。

她忧心忡忡地走出了更衣室，双手也放在胸前。克迪站直身走进房？，头也不回地用脚将门踢上。

"别表现得那么沮丧，小丫头。你不需要怕我的，记得吗？"

她走向他："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亚索的，永远。"

"我们马上就找到一个共通点了，不是吗？"他走到落地窗前，打开它，音乐和闹声从庭院喧腾而上。

"那天晚上，你就是在这？听到那两个人的谈话吗？"克迪并不真的在乎，但他认为那可以转移她对他们现在所处窘境的注意力，就算只有一会儿也好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也走了过来。"是的。"

"亚索并不相信真的有那两个人的存在，他告诉你了吗？"

他以沉默来回答她。

她一直望着他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意会过来："噢，不！他不能认为……他不可能相信……噢！克迪，那就是他做这一切的原因了。"可娜的手挥打着她的礼服和那些挂在衣橱？的衣服。

"你说对了。"

"真太过份了！他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解释？"

"因为你那时没有直接去找他，告诉他你的疑虑。"

"没错，我是一时糊涂，但是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我怕走错一步就救不了你了。"可娜焦急地说："可是现在呢？你竟然因为我愚蠢的行为而被迫娶我！"

"我并不是真的被迫娶你，没有人拿枪指着我的头。就当我是被说服的，好吗？"

"但这并不是你要的……"

他们相视片刻，了解到彼此的立场一致，有如站在同一阵线的战友。

最后克迪向她伸出一只手说："我猜你需要人协助你脱掉这身衣服，但你大概不愿意让我帮你。要我去找你母亲吗？"

"不要！"可娜无助地环顾室内。"我母亲一定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，可是她却只字不提，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"

"你并不确定她是否知道。我有种感觉，亚索把一切都计划得非常周详，以免你会全力反抗。"

"但是我母亲和姐姐们拿我的面纱……"

"你的家人，当然除了亚索以外，都认为我们是因爱而结合的。他们认为我已私下追求你一段时间了，而且也一直在请求亚索的成全。你母亲告诉我她很高兴你嫁给了我。"

基于某种理由，她似乎相信你很乐意嫁给我。"说着克迪便露出一抹逗趣的笑容，但她却烦躁得没有注意到。"

可娜将手伸到背后，发出一声叹息。"我母亲不能了解我是多么地想要再多念一点书，所以她以为我的唯一目标就是结婚。"她走到他面前，背向着他。"我现在也不想再谈任何事了。"

克迪决定不要强调自己也有满腔不满，于是，他开始正经八百地替她解开背后一整排小扣子。

"我们可以明天一早就离开这？，开车回寇氏牧场。虽然，我并不常在那儿，但那是我的家。我现在有了妻子，我必须对某些事情做一些决定。"克迪说。

"哪些事情？"

"噢，只是一些我正在进行的工作。但那些对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，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助益。也许这该是我推掉工作、定居牧场的时候了。"

"那是你喜欢做的事吗，经营牧场？"

克迪坐下来把那双不太舒服的鞋子脱掉。

礼服开始往下滑落，可娜赶紧把它抓住，然后跑进更衣室。

"牧场？的工作有工头负责。"他微微提高声音，好让可娜听见他的回答，"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开始培育良马的事业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是该好好盘算盘算的时候了。"

可娜一边系着睡袍的腰带，一边走出更衣室。她取下别在耳后的桅子花，拿起梳子梳理一头飘逸的秀发。

"克迪？"

"嗯？"

她仍旧不敢直视他。"你是不是得和我睡在一起？"

她的口气使他发笑，而且他也不想隐藏笑意。"我想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。"

"如果你睡别的地方的话，一定会很没有面子，对不对？"

他靠着椅背，凝视着镜中紧张、焦躁，而且拒绝看他的年轻女孩。"我想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你要我那么做吗？"他问。

她轻轻地放下梳子，然后看着自己的手说："我不想再害你惹上更多的麻烦。"

克迪慢慢地站起身来，走到可娜身后。他将双手放在她肩上，直到她终于看向镜中的自己才开口。"可娜，我知道你对男人了解不多，而且，你母亲显然也没和你讨论过太多婚姻的事。所以我必须先让你习惯和一个男性分享你的生活。我知道这并不符合你的计划，而且也不符合我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，我们迟早会变得很亲密。"

他可以感觉到可娜的肩膀紧绷起来。

克迪继续以安抚的口吻说："不过我们也不必急于一时。我们今晚都很累，而且也被这个突发事件给弄惨了。我建议你还是上床，想办法睡一下。明天早上你就会觉得好过一些，至少会比较适应这个状况。"

"但是你要睡哪儿呢？"

"我想我很可能会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，然后睡在床的另一边。这张床大得可以睡下一大群人。"克迪双眼定定地看着她，希望可娜能了解，他不会在任何的情况下占她便宜。

有那么一刻，克迪感到她的双肩放松了。现在她的身体已不再紧张，但看起来似乎随时还会倒下。克迪弯下身抱起她，把她放在床上。

他替可娜脱去拖鞋，轻巧地松开她的睡袍，一手将被子拉高，盖到她的颞下。

"好好睡一下，亲爱的，我们明天早上再谈。"

他说完便转过身去，但才走了两步，就听到她叫他。"克迪？"

他勉强自己冷静地再转过身。"嗯？"

"谢谢你。"她轻声说道。

他竖起大拇指对她潇洒一笔，如后走进了浴室，关上了门。

克迪闭上双眼靠在门上，感到数小时以来头一次放松自己。当他张开眼，他冷静地瞪着镜中的自己。现在他已不再需要伪装了，他的笑容已然僵化。"老家伙，你还真有说服力嘛。"他对着自己的影像说，"差点连自己都骗了，我很清楚这种感觉。那个小女孩很安全，不是吗？你会待她像对妹妹一样，你会假装她今晚穿的礼服和睡袍的模样对你毫无影响，假装当她梳理她那如云秀发时，你并不想要将自己深埋其中。你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，不是吗？"

克迪走到莲蓬头前，转开冰凉的冷水，然后一把扯下领带丢到大理石柜上，突然冲动地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，同时想着躺在房间的那个女人。

他真以为自己眨眨眼睛就能一觉到天明，好象他的妻子并没有躺在他的身边一样？

虽然她已芳龄二十，但在许多方面还只是个孩子。他必须给可娜一些时间和空间，他不能借婚姻的名义占她的便宜。

他这一辈子，从没遇到过如此的难题。

可娜静静地躺着，倾听着哗哗的流水声，想象着克迪站在莲蓬头下的模样。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着火般不安，也不禁怀疑，该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心绪归于平静。

当克迪站立于牧师之前，以坚定的声音许诺誓言时，是那么英挺、那么严峻，就好象没有任何事情烦扰得了他一样，即使那件事情侵夺了他的生活。他也一样不为所动。

可娜微微地转过头，看向落地窗，她隐约听见外头传来的谈话及笑声。很显然地，每个人都正在尽情享受亚索的生日宴会以及那即兴的婚礼。

可娜怀疑明晨醒来，是否会发现今晚只是一个幻梦。

浴室的门打开了，可娜这才发现流水声在好几分钟前就已停歇，她不动声色地瞄了他一眼，克迪正站在浴室的门槛旁，将浴室的灯关上，留下一室黑暗，只有映照阳台的淡淡月光反射出他的剪影。

克迪安静地走向落地窗，可娜可以感到自己的心正扑通、扑通地跳着。从那短暂的一瞥，她知道他全身只围着一条小毛巾。

可娜努力地想保持正常的呼吸，并看见克迪走向床的另一边。她看见他在钻进被窝时，把那条小毛巾随手一扔，她不禁闭上眼睛，紧张不已。

这张大床虽然能把他们隔开，但可娜唯一想到的是，克迪一丝不挂地上了她的床。

她困难地吞咽着口水，极尽所能地保持不动。他保证不会碰她，不是吗？自从认识他以来，他从未食言过。

床垫因他的动作在她身下震动了一下，可娜等待着，并不十分确定她期望克迪做什么。片刻之后，床垫恢复平静了，她稍稍偏过头看他，从玻璃门窗透过来的微光，足以使她清楚地看见他。他俯卧着，头埋在枕下。她可以看见他宽阔的后背一路裸露而下，被子盖在他的腰上。雪白的床单和他古铜色的肌肤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可娜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着他，她已经认识这个男人好几年了，但仍然不了解他。而现在他却是她的丈夫，他有权利躺在她身边，而她也冠上他的姓氏，一如他在牧师面前，以一枚戒指套上了她的手。

想到戒指，她？起左手，细细地研究那枚稀有的珠宝戒指。虽然它相当宽，但由于精细的手工，使它看来格外精巧。她从没见过如此独特而美丽的东西，克迪是什么时候买下它的呢？难道他已经知道今晚要结婚吗？不知怎地，她并不那么认为，虽然他把他的反应隐藏得很好。

她轻柔地叹了一口气，并闭上双眼，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。在沈入梦乡之前，她听见克迪轻而平缓的呼吸声，知道他已经睡着了。

当她再次睁开眼，晨曦已照入室内，克迪正躺在她身边，以手撑着头凝望她。她发现他眼中有一抹奇怪的神情。

"早安，"他低喃道，慢慢地？起另一只手，以手指拂去她颊上的一缕发丝，"睡得好吗？"

可娜眨了眨眼。她也从未曾听过他如此特别的嗓音……既温暖又性感，使得她的身体不由得一阵轻颤。

她点点头，无法言语。

他开始抚弄她的秀发。"我恐怕不能说我也睡得很好。"他低沉的嗓音满是自嘲，"我一直清醒地想着我正和一位美女躺在床上。虽然有关我的流言满天飞，但事实上正好相反，这并非我一贯的生活方式。我发现自己早已心烦意乱。"

"我也觉得很奇怪。"她承认道。

他的手移到她的脸旁，手指顺着她脸颊的线条滑下，沿着她的下颚抚

过她的喉咙，终于停留在她棉质睡衣的领缘。可娜仿佛被催眠了一般，既未僵直亦未试图推开。他似乎被她的毫不抵抗所鼓励，他缓缓地倾身低下头，温柔地吻上了她。

可娜可以感觉自己体内的某种东西解放开来，就好象她的某一部份正在融化。感官的震撼如微波传遍她全身，使她不住地轻颤。克迪微微转过身，以双臂拥抱她。

可娜觉得自己仿佛被卷入情海的漩涡中，那感受是全新的好奇、特别，而且令人兴奋。她娇羞地？起双臂，环上克迪的肩头，手指滑入他如丝的头发中。

"噢，可娜。"他轻声细语着，缓缓地拉开她的睡衣，直到她完全在他眼前赤裸着。"你是如此的美丽。我怎么会以为你只是个孩子？你是个女人，一个完美的杰作……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……女人。"

可娜因这份更新的亲密行为僵住了，但他的柔和嗓音低语着，他的手也继续地在她身上施以神奇的魔幻。

克迪俯下身来，再度寻获她的嘴唇，热情一发不可抑制，而她则奔放地回吻着他。

克迪仿佛了解她的需要，他的手指滑入那片柔软之中。他的大胆举动使她同时在快感及惊讶中，猛然抽动了一下。她不自觉地？起手臂迎向他，想要继续感受他在她体内掀起的快感。他的动作逐渐加速，他的唇舌也重复着同样的韵律。她摆动着，想要和他更加贴近，他的动作速度则一再地攀高，直到一股如焦灼的闪电划过她全身，使她的身体拉紧。然后可娜发出一声梦幻的轻喊，惊喜而且放松。

可娜不敢相信这一刻所发生的事情。克迪紧紧拥着她，抚摸着她的秀发："对不起。"

她推开了他，"你为什么感到抱歉？"

"因为我占了你的便宜。我原先并没打算要做得这么过份，但却……"他控制着热情，"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情形，我本以为我可以控制自己，但是我……"

"你是说，我们刚才做的事是错误的？"

"不，不是错误。只是……"

"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克迪，你并没有做任何一个丈夫不该对他妻子做的事，对不对？"

"当然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可娜，我的年纪较大，而且较有经验，我不要借着婚姻之便，占你的便宜。虽然我们结了婚，但却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愿。"

可娜沉默地凝视了他好一会儿。"你不想要我，"她最后说道。

克迪笑了，但那声音却了无笑意。"亲爱的，如果我不是想要你想得发疯，我现在就不会全身发疼得这么厉害了。但是，这并不是重点。我们两个都还不太了解对方，你对这世界所知不多，我却知道得太多；你是一个纯洁的女孩，而我不想要毁了那份纯洁。"他翻身到床边坐起，抓起他的长裤。"但是我刚刚差点就那么做了，我可一点也不为自己感到骄傲。"

"我们该怎么办呢？"她在他站起身时问道。

"我真希望我知道。"他并没有回过身来。说完后便大步走进浴室，摔上了门。

第六章

"可娜，" 克迪说，" 过来见见蕾蒂姑妈。"

他们站在一间玻璃建造的温室中，外头是一个和亚索的牧场相像的西班牙式天井。

"蕾蒂，我敬爱的姑妈，这位是雷可娜……我的妻子。"

"你的……克迪！你说什么？" 蕾蒂大步向他们走来，皱起眉头。

克迪堆起了活泼的笑容，" 我知道，姑妈，我知道。如果你知道我要结婚的话，你一定会去参加。但我得告诉你……这是一个惊喜，你说是不是，小丫头？"

"蕾蒂姑妈，很高兴能认识你。" 可娜非常礼貌地说，" 克迪和我谈过许许多多有关你的事情。"

"我敢打赌他一定会的。" 蕾蒂轻哼一声说道，" 而且我相信一定没有一件好事。" 她定定地凝视克迪一会儿，然后摇了摇头，" 结婚！居然有这种事情！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，最不可能结婚的人。"

克迪闻言大笑，这使得可娜的紧张也略微消退。

"这？真漂亮，我好喜欢这？" 可娜说。

蕾蒂打量着可娜："可娜，是不是？" 然后她对克迪说："她只是个孩子呀。"

"她比外表看起来要大一点。" 克迪回答，" 我本来也以为她大概才 16 岁，不过，她已经 20 岁了。"

"你知道我不是在说年龄。" 蕾蒂牵起可娜的手，" 我敢说，你一定还在念书，对不对呀？"

"并不完全正确。从前我念过私立高中，后来又在墨西哥城的专科学校念了两年。"

蕾蒂的眼中充满了疑问。" 你的家人让你一个人住在墨西哥城吗？"

"哦，我不是一个人住在那？的。我哥哥替母亲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他也派人每天接我上下课。"

蕾蒂望向克迪。" 她就像住在修道院一样不染尘埃，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愧。"

"可恶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。我也试着和亚索解释过了，但是他……" 克迪愤怒地说，" 噢，我干嘛要费那么大的劲去解释？反正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"

"我要提醒你，你这个离经叛道的家伙，在淑女的面前，把你那些粗话留着去对别人说吧。" 蕾蒂说完便拉起可娜的手，" 跟我来，亲爱的，让我带你去参观参观，我相信你一定很想看看新家。"

不管怎么说，他回到家了，这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。蕾蒂则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可娜必须要习惯和他相处，就让她从现在开始适应吧。他正好可以趁这时候去提他们的行李。

他们今早在亚索的庄园？呆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好让可娜决定哪些东西

要托随车带走，哪些东西要运到德州来。由于他们都不想见亚索，所以一直都呆在房间？打点行李。

当他们终于带着行李下楼时，亚索连个影子也没有，亏克迪还一直当他是好朋友呢。

什么朋友！居然强迫他自己的妹妹嫁给……

克迪走到车旁，打开车厢，然后他突然被一个念头吓了一跳。他很气亚索强迫自己，但是更气他强迫可娜。克迪拿出行李，关上了车门，心思全被自己的反应给占据了。他心不在焉地提着行李走进大厅，步上通往二楼的宽大楼梯。

可娜才是那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……就像一个不被人尊重感觉和思想的孩子。不论是哪种女人，不论是他姑妈，或他嫂嫂，都不可能忍受这种对待。可娜当然会生气沮丧，但谁又不会呢？

而且，可娜还向他保证，他可以恢复他以往的生活，不用在意她，然而她自己想要升学和拥有事业的梦想，却硬生生地粉碎了。

克迪往房间走过的途中，就已听见蕾蒂姑妈的声音，于是他停在门口，靠在门槛听她对他房间的解说。

"这？就是克迪的套房，主卧房在这儿，浴室往？走……"克迪看着她们走进另一个房间，但蕾蒂的声音仍清晰可闻，"这浴室可真是不赖呢，克尔在几年前把浴缸都换装为最新潮的按摩浴缸。我承认是花了好大一笔钱。但是，我得说我还挺喜欢那种游涡式的水流呢。每次我在花园？忙了几个小时之后，那种按摩效果还真管用。"

克迪摇摇头笑了笑。据他所知，蕾蒂姑妈从来未向任何人承认过她喜欢那东西呢，好一个老骗子。

当她们再度回房？时，可娜首先看到了他。她停在原处，犹豫地看着克迪。

"嘿！"蕾蒂吓了一跳，"你来了，你可花了太久的时间啊。可娜告诉我她大部份的东西是托运的，那倒是个聪朗的做法。我已经告诉她，罗丝会帮她整理行李，可是她坚持要自己来。"

她说完便看看他们，他们则只是一个劲地凝视着对方。

"嗯，我想你们都饿了。克迪向来很好吃，我下楼去告诉玛莉你们回来了。"

克迪看着可娜，低声地说："麻烦你了，蕾蒂姑妈，我们一会儿就下去。"

他站直了身让蕾蒂走出房门，然后用脚将门踢上。

可娜走向他："我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姑妈说。这显然是你的房间，我不想占据它，害你没地方住。毕竟……"

"可娜？"

"嗯？"

"不要再烦恼任何事情了，好吗？"

他把双手伸到可娜的颈后，感觉到那飘逸如丝的长发落在他的手背上。然后，他缓缓地、稳稳地环抱住她。他的唇轻轻地抚过她的唇，一次……两次……他坚定地吻上了她，并逗弄着她柔嫩的双唇。

突然，克迪？起头推开她，就好象被火烫到了一样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克迪抓住她的上臂，看着她浓密的睫毛徐徐地开展，她的脸庞透红，

双唇因吻而湿润。

克迪呻吟了一声。

"怎么了?"她问。

他只能摇头。

"我知道我很没经验，但是你可以教我，让我知道你要我怎么吻你，我可以……"

"亲爱的，你根本不需要学，相信我，你已经非常好了。"

他转过身去，僵直着肩膀走到窗前。

"我们要一起住在这个房间吗?"静默了几分钟之后，她问道。

"我会想办法不要。"他喃喃地说。

"你说了什么?"她问。

他回头看她，希望自己的自制能力能再好一些。"我们会想出办法的，丫头。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"他不敢再碰她，怕不能控制自己的反应。"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，我的脑袋在肚子饿的时候就不管用了。"他双手一摊，示意可娜先走，如此一来他便可以尽情享受她摇曳生姿的风情。克迪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最好不要碰她，但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压抑自己的荷尔蒙。

蕾蒂与他们共进午餐，克迪才感到神经稍微放松下来，但蕾蒂却要开始插手管别人的生活了。

"我希望结婚后你会在牧场多呆些时候，克迪，现在你有妻子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外头闲逛，老和你那些酒肉朋友鬼混。"

"你把我形容得太好了，蕾蒂姑妈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"

"你当然不会想拉着可娜和你到处乱跑吧?"

"不会的，姑妈，我不会拉着她往外跑的。我还在考虑我们该怎么做，你得承认我们的情况有点特殊。在一般的情形下，大部份的人会在婚前做个通盘计划，可是，我们的婚事却是突然决定的。"

蕾蒂转向可娜。"在成婚之前，你本来有什么打算?"

"我并没有真的计划些什么。当亚索拒绝让我继续升学之后，我就一直呆在家?，帮忙做些家务。"

"他为什么不让你继续念书?"

"他说我不需要更多的教育，因为我会结婚生子，而光那些就会够我忙的了。"

"我从来都没听过这么自以为是的人。如果你要训练自己的心智或出外谋生的话，教育和结婚一样都很重要……"

"可娜想从事辅助语言障碍者的工作，"克迪说。

"哦?"

"她告诉过我，她想说服亚索，送她到芝加哥学校去深造。"

蕾蒂同情地看了看可娜，然后转向克迪，眯起了眼睛。"那么，何不由你送她去呢?"

"什么?"克迪差一点打翻咖啡。

"你听到我说的了。据你自己告诉我，这女娃儿冒着生命以及名誉受损的危险去救你，而她得到的报偿是什么?被一个游手好闲的丈夫以及一个老太婆困在这??"

"我可不觉得你老了。"克迪笑道。

"别跟我要嘴皮子。你打算全心全意呆在牧场?吗?"蕾蒂倾身向前，

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克迪。

"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么做，姑妈，你知道我的。"

"噢，我知道你的事情可多着呢，年轻人。虽然那都是些荒唐事，能娶到可娜，是你这辈子最好的机遇，而你还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可怜的可娜只是从一个霸道、自以为是的男人身边，转到另一个和他一丘之貉的男人身边。"

"嘿，等一等，我才不像亚索呢，我并没有打算支配她的生活。可娜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，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。"

克迪惊讶地看着蕾蒂原本严肃的脸转为一张大大的笑脸，然后蕾蒂说："证明给我们看吧。"

"证明？"

"没错，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能说到做到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"如果你真的开明，不会阻止你的妻子去做任何事，你就应该送她到芝加哥的学校！"

"事实上，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件事。"他不得不这么说，"不过我一直没有机会和可娜讨论。"他瞄了一眼手表，"我们结婚都还不到 24 小时呢，我本来打算花个几天的时间去，噢，去……"

"度蜜月？"蕾蒂问。

"噢，不是。我是说，我们没有理由草率地……可恶，姑妈，这根本不关你的事，我甚至不知道我干嘛和你讨论这件事。不管我们决定怎么做，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……"

"克迪？"

可娜轻柔的嗓音舒缓了他的怒气，他轻舒了一口气，然后转向他的妻子："嗯？"

"你真的想送我去念书吗？"

她的眼眸因希望及兴奋而闪闪发亮，使他不禁迷失其中。克迪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居然顺口就说："当然……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。"

"噢，克迪！我真不敢相信，昨天晚上，我还以为我的梦想全都破灭了，我还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快乐……"

可娜的语气中有不容置疑的真心诚意，但这却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。在他的生活？，向来都只有他逃避女人的份，不知道有多少女人竭尽所能地想要套牢他，每一回他都脱逃成功，而且也着实松了口气。而现在呢，他的妻子却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他。

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，他不得而知，但他心中竟觉苦涩。他拿起一片樱桃饼，慢慢地咀嚼着，刻意掩饰自己的闷气。

蕾蒂当然不会就此罢手，那两个女人甚至已经准备要打电话到那所大学，去问她是否来得及赶上开学。她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学分及课程，以及到那？该准备什么样适合的衣物，还有要住在哪里。

"克迪，你们两个何不在那儿买一栋房子呢？如果你能够买一栋房子，就没有必要租了呀。"

"你这么急着安排我的生活吗？也许你该考虑看看，我在芝加哥根本无事可做。"

蕾蒂却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"你当然没事可做啦，我也不期望你会待

在那？你只要替可娜找个地方安定下来就好了。反正她到时候也会忙得没时间理你。这样一来，她就可以专心念书。而你呢，也正好可以稍微收敛你那些狂野的行了……如果你有心那么做的话。就这样决定了。”

“谢谢你的忠告。”

“噢，别再板着一张扑克脸了。克迪，你不是那种爱闹别扭的人，再说，这全是你自己的主意呀，你刚才不是还在说这件事吗？”

“我可没突然想起要在芝加哥买栋房子。”

“要不要买当然全在你。但是你既然买得起房子，付那些房租就是一种浪费了，而且可娜还可以依照她自己的喜好去布置，不用担心那些挑剔的房东。”

他轮流看了看蕾蒂和可娜一眼。“至少我有去那？拜访的特权吧？”

可娜起初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然后她微笑了。“你在逗我，对不对？”

他缓缓地对她展开一抹笑容。“我想我的确是在逗你。”

“如果我跑到芝加哥去了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

他怅然一叹。24小时前，他还在为这个新娘大伤脑筋，而现在他却感到自己被？弃了，因为她正如此快乐地计划着要远离他的生活。

这不就是他要的吗？

“不，丫头，”他在沉默许久之时说，“我不会生气。我认为那是个很棒的计划。我要你感到快乐，我要你随心所欲地做你自己的事，而不单单只做我的妻子。”

可娜立刻绕过桌子拥抱他，眼中盈满快乐的泪水。“噢，谢谢你，我好高兴，亲爱的克迪，谢谢你。”

他也回抱了她，他看见蕾蒂一脸的欣喜，而当蕾蒂看见他在看可娜，她对他眨了眨眼，并竖起了大拇指。

她的认可使他感觉稍微好过了一些。

但，不是很多。

第七章

克迪大步来到可娜身旁，看向窗外。“如果你靠近湖边，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。密歇根湖是淡水，墨西哥湾是咸水。”

“哇，真是太美了！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他的视线离不开他的妻子。“什么？”

“你喜欢这间公寓吗？”

他环顾四周。“我想还可以吧，就是小了点。”

“小？克迪，这？已经大得不得了！”

“也许吧，我想我是住惯寇氏牧场的大屋了。”

可娜走过宽阔的大厅，进入厨房。“这厨房好极了。”她说，“我真不敢相信，我也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”

克迪跟着她，来到厨房门口，看着她开开橱柜，看看冰箱和烤箱，又检查了微波炉及洗碗机。当可娜抓到克迪正盯着她瞧的时候，她开怀地笑了。

"我觉得我像是童话故事？的女主角。"

"是哪一个？美女与野兽？"

她摇着头，眼波流转："当然不是。是灰姑娘！"

他眨眨眼："你是说你觉得我像个王子？"

可娜向他飘舞而来，并抱住了他："噢，是的。你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王子，克迪。"

又高又帅又....."

他的唇盖住了她的，止住了她下面的话。她又一次融化在克迪怀？，那种感觉令他愈来愈感到挫败。该死！他从来没有这么想要过一个女人。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星期，她就完完全全地根植在他心中了，而他已记不得以前没她时是怎么过的了。

他感受着可娜的每一丝气息、每一个举动，倾听她开朗的笑声，并找寻所有可以使她欢笑的方法；他总是找借口触摸她.....例如为她拂去颊上的发丝、把手放在她的肩头、拥抱她.....还有，一找到机会就吻她。

他觉得自己仿佛染上了毒瘾一般，永不满足。

而在此同时，她却把他当作一个叔叔看待。

她在拥抱他之后说："我们要买这一间吗？"

"你喜欢这？吗？"

"噢，我喜欢！"

"我觉得这？的保安系统也不错，但你一个人住在这？会不会害怕？"

她摇摇头。"我不会永远都一个人待在这？吧？"

"当然不会。我只是不能把我现在的工作丢下不管而已，因为我已经请了两次假。"

等你一安顿好，我就得赶回德州去了。"

可娜霍然旋过身，走向通往三间卧室的走道。克迪早已看过了，这儿包括一间超大的主卧房、一间可当作客房的卧房，以及一间书房。

他跟着她进入了主卧室，她站在中央，然后转了一小圈。"噢，克迪，我们还需要家具、碗盘、窗帘.....以及好多、好多的东西。"

"别担心，我会告诉中介商，我们决定要买这一间。签一些文件、契约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。然后，我们再花几天的工夫，好好采购一下。我知道女人都是很爱采购的。"

"但是我们已经花那么多钱了，"她说。

"丫头，我有 3 个信托基金，到现在都还没动过，我从来都没有必要用到它们。而且，我还有来自寇氏所有企业三分之一的收入。不用担心我会破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"

可娜走到克迪面前，握住他的手："但那些全都是你的钱，我一点贡献也没有。"

"亚索送了份文件来，他把你父亲留给你的钱做了投资，然后转入你的户头，所以你并不是个穷光蛋。"

"我可以用它吗？"

"当然可以。"

她睁大了眼；"可是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理财。"

他笑了："别担心，你总会学会的。"

"哦，克迪，我现在觉得好快乐，而这些快乐都是你带给我的。但另一

方面我又觉得有罪恶感，因为我接受了那么多，而你却什么也没有得到。"

他牵起可娜的左手，在她的婚戒上一吻："你说我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了一个妻子，不是吗？那对我就足够了。"

她充满怀疑地看着他："你确定吗？"

他再一次地将她拥入怀中："绝对不要怀疑，亲爱的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"

现在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了，他喜欢这感觉。克迪从前的确最喜欢牧场，但这却给他一种很特殊的感觉，那种，无论是克尔或克蒙都无法与他分享的。

克迪向来认为，自己终其一生都会居住在牧场？，但他现在领悟到，他喜欢拥有一个只有他和可娜的地方。她的课程将从今年夏天开始，18个月后，她就可以拿到学位了。

虽然克迪仍需继续完成边境的工作，但他依然可以定期飞到芝加哥看她。

或许蕾蒂坚持该给可哪一个自我决定的机会是对的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能够无拘无束地生活，她似乎完全沉醉其中，那种青春奔放的气息，令克迪为之倾倒。

如果克迪能允许自己迷失的话，他可以忘了对她及对自己的承诺，他可以大方地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份。但他敢吗？

一星期后，克迪从机场回到新家，他已和飞行员约定好飞往德州的时间，现在他必须告诉可娜那令人不快的消息：今晚他就要离开了。

昨天是他们在新家度过的第一晚。当夜晚来临，克迪胆怯地睡在客房？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但今晚，至少在今晚，他们要好好珍惜这短暂的相聚。

克迪在门口停下了脚步，他的目光被吸引到餐厅，他的心因眼前的情景而更沉重了。

小圆桌上铺着蕾丝桌巾，红烛在银制的烛台上点亮着，照耀着他前天庆贺她开学时所送的红玫瑰。他们新买的精致的瓷器、水晶杯及银制餐具，在烛光下闪闪发亮，精心折好的红色餐巾则置在餐盘上。

食品的香味从厨房中溢出。

克迪不觉愣了一下，他如何能在这种气氛之下控制自己的欲望？

"克迪？是你吗？"

"最好是我，"克迪回答。

可娜从厨房走出，她穿着一件高领、宽大的家居服。

"你看起来很动人。"

她的脸上一亮："你喜欢吗？我想要穿特别的，但还不太习惯自己买衣服。"她摸了摸袖子，"希望这件还可以。"

他牵着可娜的手，然后又亲吻她的手。"可娜，你的品味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只要看看你的四周，就知道你有与生俱来的格调了。"

他将她的手臂举过肩头，把她更拉近了一些，想要吻她时，厨房突然传出哗的一声。

"哦，肉烤好了。你饿了吗？"可娜转身离开他，进入厨房。

"没错，我饿得很呢。"他仿佛是在对自己说话，而不是对她。克迪感

到自己正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。他即将在几个小时后离她而去，而且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，他如何能就此离开，而不……

"我今天买了瓶酒，"她远远地说，"你要喝一点吗？"

他在她身后走进厨房。"哇！你现在愈来愈大胆了嘛，居然还喝酒！"

他听见她咯咯的笑声，不禁面露微笑。"如果你一定要知道，就告诉你吧，我向那个亲切的人解释我的菜单，然后，他就建议我应该配点酒，还让我试喝了几种，我就选了我最喜欢的一种。"

"什么亲切的人？"他疑心地问。

她将酒递给他："就是在酒类专卖店的人呀。"

"哦。"他可以想象他纯真烂漫的妻子和某个陌生人在街上热切寒暄的景象，他早该想到了。

克迪一开始用餐，就发现自己的胃口真好："我从来都不知道你会做饭。"他得承认她的手艺极佳。

"你是在侮辱我吗？"她扬起眉毛问道。

"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怎么会那么认为？"

"我以为每个年轻女孩都会被教导如何做饭，要不然进了厨房该怎么办？"

"我认识的女人却都承认她们一进厨房就完了。"

"真的？"她的笑容真是再甜美不过了，"那么说来，她们吸引你的不是她们的烹饪手艺喽？"

他差点儿就被酒呛着："我是在恭维你呢。"

"把我跟你其它的女人比较，就是你恭维的方式？我可不敢领教。"

"嘿，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可没有其它的女人。"

她凝视了他一会儿："你没有吗？"

他的目光沈稳。"没有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的生命中没有其它女人。"

"但是，我并不是你真正的妻子，我的意思是，并不是你选择了我，或者你想要娶我，或……"可娜讲不下去了。

克迪站了起来走到她身后，当她？头看他，他对她翩然一笑。"如果接下来你要说，我不要你，那么你就错了，丫头，大错特错。"他将她扶了起来，然后弯下身，把她抱起来，走向房间。

"克迪？你想做……我们的晚餐才吃到一半呢，克迪，为什么……"

他的唇封住了她的话。他可以感受到她唇上的酒，闻到她香水的芳香，感受到她深深的颤抖，听到她的惊喘。他？起头，看可娜脸上有一抹鼓励的微笑。

即使是那么的想要可娜，克迪仍小心地将她放在床上，为她除去衣裳与鞋子，直到她全身只剩下胸衣和内裤。然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脱下自己的衣物，并跪倒在她身旁。

"你好美，"他轻轻地说，将她的长发被散在枕上。

"每当你这样看着我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很美。"可娜有点喘不过气来，也有点害羞。

克迪褪去她的胸衣时，她颤抖了一下。

"你冷吗？"他问。她摇了摇头，但她的肌肤上仍泛起一层疙瘩。"让我温暖你吧，"他喃喃地说。

克迪强压住自己的迫切渴求，因为他不要像新婚之夜那样草率。

他的手抚过她的娇躯，既安抚了她，也激起她的欲望，同时鼓励她响应着他。

可娜是如此的甜蜜，使克迪无法再抗拒吻她的冲动。这一次，他以吻探索着她的每一寸肌肤，把她的娇媚烙印在记忆中。

时间不允许他再细想那甜美的刺激，他已经等得太久了。太多无眠的夜晚，忍受了无数的冷水澡，克迪从不准自己逾雷池一步。

每一个移动都使他在愉悦中呻吟，而她又如一把烈火，不断燃烧着他，终于，他失去最后一丝的控制，和她共同融化彼此。

"丫头，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件事，"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"我们没有结婚吗？"

她突如其来的问题，令他不禁放声大笑。"据我所知，我们是绝对合法的夫妻。"

"真好，"她喃喃地说，再一次将头靠在他胸膛上，"我非常非常地高兴。"

他可以感觉到，她的手正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胸膛，一股崭新的情感涨满了他的胸怀。

"我不想离开你，"他说。

"那就留下来，"她柔柔地回答，并不看着他。

"我不能。我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，但是我一看到你就忘了。我今晚就要走了，我应该在1个小时前就要到达机场了。"

她猛地？起头瞪着他看："今晚？"

"对。"

她低头看着他们如孪生纠缠般的身躯，然后笑道："像这个样子？"

他摇了摇头，一种绝望的感觉袭遍全身，他从来没有被两种极端的感受同时撕扯着。

事实上，他必须在明天晚上之前回到墨西哥。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渗透进那个组织，而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可取代他的位置。他必须去。

但要是现在！他真想大声？喊。

"你还没有吃完你的晚餐。"她静默良久之后，终于说道。

"我知道，我的心都系在你身上，"他心痛地说。

她叹息一声，移开身子好让他起来，"你什么时候会回来？"

他跨步迈向浴室，不敢回头看她："只要我一脱身，就会立刻回到你身边！"

第八章

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，克迪疯狂地投入工作，一心想快些完成联邦药品管制局的最终目标。而在最近的两周以来，更是累得没有时间好好地睡上一觉。

他现在正在飞往芝加哥的途中，脑中想的全是可娜。他已经6个月没见到她了，多么漫长而耗竭人心的6个月啊！

就连他们的通话也令人沮丧。每当他打电话给可娜，她总问他什么时

候会去看她，而他的回答也总是让她心痛：那就是千篇一律的“不知道”。在那之后，可娜就不再多说，只以简短的几个字回答他的问题。

克迪感到好孤单，自从他和可娜结婚以后，他发现自己不想再过这种自我放逐的生活，但讽刺的是，他毫无选择。

闭上眼，他让自己回到在芝加哥的第一年，那时，他花了无数时间在德州和芝加哥之间往返。

每次去看可娜，最令克迪期待的时刻，就是她见到自己的那一？那：那乍现在她脸上的表情，是无法形容的喜悦。

另一个他所期待的时刻，便是每个清晨醒来有她在怀？。他从不感到厌倦，事实上，他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共处的每一天、每一夜。

每一次他的北行，都让他们俩更亲近。在他停留期间，为了抗拒把她一直留在床上的念头，他刻意安排他们外出购物、欣赏电影、戏剧、参观博物馆，并到城？的各个角落去寻幽访胜。

但，他还是比较喜欢和可娜独处。

克迪爱极了她的娇羞，虽然在他们做爱时，她热情如火，但是她从不主动勾引他。

那些亲密的记忆，使得他不住地微笑，也教他时时坐立难安。即使她的穿着总是非常端庄、得体，但他永远都会在她的胸前融化。

他期待着和她独处的时间。再过几个星期，她就要毕业回德州了。但不幸的是，她回去的时机不对，因为边界一带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。他这次脱身前来的理由之一，就是要来和她讨论她的返家计划。

克迪这次回来并没有事先通知可娜，因为他前两次都临时取消回来的计划，所以就算他告诉了她，她也可能不会相信他。

克迪决定直接到学校等她下课，他们可以一起走回家，弥补他们分开的这些日子。

他几乎可以感到他的手穿过她那头如丝飘逸的长发了，他带着微笑渐渐沈入睡眠中。

可娜在离开教室前，停下来和她的指导教授谈话。还有 3 个星期就要期末考试了，她感到既紧张又兴奋，她向教授提出几个问题，彼此讨论了一会儿之后，才走出教室。

她永远不会后悔到芝加哥完成学业，她在当地的语言障碍治疗所实习，充实的生活，证明了这个工作的意义。但，充实的代价是什么？

很可能是婚姻。哪有什么婚姻？她提醒自己。到这？的头一年，克迪时时不在身边，她也忙得没时间想念他，而且他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来看她。

但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对彼此的感觉。可娜不敢告诉他，自己对他的爱与日俱增，尤其，克迪是那种不在意一切的人，他是那么地自信，那么地独立自主。她知道克迪不需要任何人，甚至更不需要一个妻子。

克迪和她在一起时，总是对她呵护备至，其中的某些回忆使她不自主地脸上一红。

但自从她扩大生活圈后，也已了解男人和他们的需要了，她知道，克迪可以要她，却不必爱她。

上回克迪取消来看她的计划时，她几乎说不出话来，一挂掉电话后，可娜足足哭了好几个小时。

为何生活是如此复杂？爱上自己的丈夫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呀。她

甩甩头想借此甩掉那些恼人的思绪。

"可娜？嗨，可娜，等等。"

她回过头看见查德，他和她在同一家诊所实习。

"嗨，查德，还好吧？"

"我的那辆老爷车终于寿终正寝了，所以我这几天都走路上课。"他虔诚地合掌，仰望天空，"我的兄弟们替我那老家伙举行了个哀悼会，那辆车比我的年纪还大呢，它就像一个老朋友，我们一起共度过许许多多的岁月。"

她闻言大笑不已。他们就这样愉快地边谈边走过校园，讨论着课业。

克迪看着他们往自己的方向走来。他们是那样专注于彼此的谈话，根本忽略了周遭的一切状况。

克迪一开始并没有看见可娜，因为他没有料到可娜竟会和别人在一块儿……而且还是个男人。冰冷的恐惧霎时充塞了他的胸口，她却怡然自得地让那个男人搭着她的肩！

只要她看见了他，他就会知道答案。

于是他等在她的车旁，看着两人逐渐接近。

可娜从皮包？找出钥匙，然后抬起头看见克迪正轻松地倚在她的小跑车上，双臂交叠在胸前。

"克迪？"可娜的脸上只有惊讶，没有别的。"克迪！你怎么会在这？？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要来？"

克迪看见她摆开了那男人的手臂，急忙地走向他。他很高兴自己戴了太阳眼镜，掩住了脸上的伤痛地慢慢地站直了身。

"哈罗，可娜。"

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，没有碰他。"你是怎么来的？"她屏息问道。

"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想吓你一跳。"他的眼光掠到她后方，"我想我成功了，嗯？"

她快速地转过身。"哦，克迪，这位是马查德，我的同学。我们一起在诊所？实习，记得我告诉过你的吗？我这个学期每星期要实习 20 个小时。"

"我记得。"他向查德伸出了手，"我是寇克迪。"

查德和他握握手并笑道："噢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我听可娜提起过你。"

"哦？"他望着可娜。她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脸上没有欢迎、没有高兴，那冰冷的恐惧在他胸中扩大。"我想你是占到便宜了，可娜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你。"

可娜开口了："我答应要顺路送查德到诊所去，他最近没了交通工具。"

"我没关系的，"查德说着退后了几步，"你并不知道你先生来了，我能够了解的。"

我可以去坐巴士。"

"别傻了，"她说，"如果你不介意坐后座的话，就没有必要在这种天气去等巴士。"她看着克迪，等他发表意见，然而他只是退开，让她打开车锁。

在前往诊所的路上，可娜和查德快活地聊着天，克迪觉得自己老了，而且插不上嘴。

他摸了摸粗糙的下巴，真希望自己刮了胡子。

他一直想要让可娜体验自由，想要她感觉自己有选择的权利。她是否

已做了她的选择？那个选择有他在内吗？

他们在诊所前停下，查德下了车，和克迪握了握手："很高兴认识你，克迪，我想我不必告诉你可哪有多么特别了，你真是个幸运的人。"

"我也这么认为，"克迪沉稳地回答。

"你想到哪里去吗？"车子再度起动机时，可娜问道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："我没想过要去哪里，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到这？来。"

"你好象很累，"她看着他。

"没错。"

"那我们就回家去，我为你做顿好吃的饭。你会待很久吗？"

这比克迪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况都要糟。他已准备好对可娜动怒、愤慨和大发脾气，可是她现在对他却是这么客气。

"两天。"他的目光移向她纤细的手上，"可娜？"

"嗯？"

他瞪着她的手："你为什么没戴结婚戒指？"

"我今天早上赶时间，所以就把它脱下来，因为我要擦乳液，然后就忘了戴回去。"

"那种事常发生吗？"他尽力保持正常的声调。

"什么事常发生？"

"算我没问你。"

在接下来的路上，她没有再说任何话，克迪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。因为他太紧张，也太累了，而可娜也处于某种他从未见过的情绪之中。

他们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停妥车，然后沉默地搭电梯，回到他们的家。一进了门，可娜便往厨房走去。"我去做饭了，"她回头说。

"可娜？"克迪唤她。

"你怎么了？"

她扬起眉毛："什么怎么了？"

"你不一样了。"

"哪里不一样？"

"和前几次我来看你的时候不一样。"

她的双臂靠在胸前："也许我是不一样的。没有人会一直都一样的，克迪，每个人都不断地在改变、在成长。我们都不一样了，你应该最了解才对。"

"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"

"一开始，有个妻子对你而言是件新鲜事，就好象在玩一种游戏；先是一起买房子，匆忙地来回奔波一段时间，然后，你就不再来了。"她说完就转身走进厨房。

他跟在她身后，靠在门柱上，双手插在口袋中："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"

她开始忙碌地从冰箱？拿出东西。"我知道，"她说，然后拿出一把刀子切菜。

"你似乎不在乎。"

可娜猛地？起头看他："哦，我在乎。克迪，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我在乎，我想念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你对我说你要来，却又反悔了。我觉得我好象被吊在半空中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也不知该如何打算。没错，我是有了自

由，但也只到某种程度而已。我结婚了，却跟没结婚一样，我有丈夫，却难得见到他。你到底还期望我怎样？”

他耸耸肩：“我想要让你快乐，所以我也是想尽办法到这？来。”

她慢慢地放下菜刀，走向他，双臂滑上了他的颈部，踮起脚尖对他轻声耳语；“我很高兴你来了。”

克迪紧紧地拥住了她。他逗弄着她的唇，以他的吻告诉可娜，他有多想念她、有多想要她，以及他感到多么地空虚。

热烈的吻一直持续着，克迪以为自己就要爆炸了。他抱起了她来到卧室，褪下两人的衣服，疯狂地抚摸着、探索着。他的呼吸急促，他的渴求几乎将她吞没。

而可娜的反应几乎是同样地疯狂。克迪所有的思绪全迷失了，迷失在这销魂的一刻。

他们的热情急剧攀升，渐增渐强，并化为解放的呼喊。然后他们虚弱地拥着对方，仿佛从一场狂暴肆虐的暴风雨中幸存归来。

他们就这样静静躺在彼此的怀抱中。克迪感到自己正被拉扯而无法思考。

一会儿之后，他用鼻子摩擦着她的耳朵：“我好想你，”
“我也想你。”

“我很难过事情变得这样乱七八糟。”

她？起头看着他：“乱七八糟？”

“我的工作应该早在几个月前就完成了的，却一直悬而未决。”

“这个工作对你很重要，是不是？”

“对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然后翻身离开了他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问。

她将长发拨到肩后，下了床：“去洗个澡，然后继续煮我的晚饭。”

克迪凝视她光溜的背部，直到她把浴池的门关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她刚刚还那么热切地和他做爱，现在怎么可以就这样冷漠地走开？

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利用了。他恨那种感觉……而且他痛恨那占据在胸口上的恐惧。

在沐浴后，克迪在厨房找到可娜。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缎质长袍，秀发高高挽起。她看来是如此地美丽，却又如此地遥不可及。

他们很有默契地将谈话保持在一些表面的事物上，诸如他们的晚餐吃些什么，他的航程是否顺利，她的课业进行得如何等等。他们似乎都不想谈内心的事。

晚餐一如以往的美味，克迪把每一道菜都吃得干干净净。他感到自己的紧张与疲惫在此时都已解除。饭后，他们坐在壁炉前，享受可娜亲手煮的咖啡。

可娜的姿态表现得和以往不同。过去，他们总是一起坐在长沙发上，而她通常都会被他引诱，坐到他大腿上。

今晚她却坐到另一张椅子上去了。

他懒懒地倚在长沙发上，看着她，又看看壁炉中微弱的火焰。她的侧影令他迷惘，他真希望他是一个画家，可以捕捉住她的清纯高雅……她的鼻尖俏皮地翘起，下颔的线条简洁，颈项高贵优美；火光在她双颊染上一抹淡

淡的红……他几乎完全迷失在情感的潮浪中。

"克迪？"可娜轻唤他。

"嗯？"

"蕾蒂姑妈有没有找到你？"

"她有什么事要找我？"

"我的消息。"

"没有，我有好一阵子没有和她谈过活了。是什么消息？"

她忧伤地笑了笑，始终都不看他一眼："已经不重要了。"

"还是告诉我吧。"

当她转过头来，他震惊地屏住了呼吸，他完全不明白，她眼中所呈现出的深沉与悲伤。

"几个月前我试过所有的方法找你，我不想麻烦你的家人。我好需要你，但是我……"她的声音破碎了，"我到处都找不到你。"

克迪坐正身子，身体前倾："发生了什么事，丫头？你为什么急着找我？"

她咬着下唇，努力控制自己，然后作了好几次呼吸："4个月前我流了。"

克迪登时从沙发上跳起，来到她身边："噢，可娜，不！我不知道。是怎么……"

他伸出手要碰她，却见她全身一僵。她的这个动作令他深感痛心，但也只有小心地离开她，坐回沙发上："你愿意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吗？"

可娜低头看着交缠在膝上的双手："当时我在图书馆？待了好几个小时做研究报告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那时我已经不太舒服了，我以为自己得了感冒。我很想你，结果你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你不来芝加哥。"

可娜中断了她的？述，而克迪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不在她身边，他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"发生了什么事？"他嗓音粗哑地问。

当她再开口，眼光平稳了许多："我在图书馆？，腹部决痛死了……好象抽筋一样。"

图书馆员叫了救护车，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，但是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我被留在那？观察了几天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找你，我不想让蕾蒂姑妈担心，所以我只告诉她，如果有你的消息，就要你打电话给我。"她再度低头看她的双手，"当我回到家，我感觉很愧疚，因为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虽然医生说这种事是无法预知，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，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去看医生呢？"

"可娜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。"克迪好想将她抱进怀？，"我以为我们一直很小心。"他几乎是自语般地低喃道，"我以为……"他说不下去了，只能摇头。

"从那之后，我对我们的事情想了很多。"可娜说，她的声音已稳定了些，"我第一次醒悟到独立自主的意义，真正的独立自主。"她投给他一抹令他心碎的微笑，"我花了许久的时间才长大……比我同年龄的女人要久得多。"

当她再一次看向他，他可以看得出可娜在这几个月？锻炼出的坚强。"我一直埋怨亚索让我陷进这种情况，但是，现在我已经不怪他了。亚索那么

做有他的动机，他是在保护我，是我自己愚蠢地以为你那时需要救助。而你和我也都为我的判断力付出了代价，我为此感到抱歉。"她的目光转回火炉，"我为许多事情感到抱歉，但不包括当你的妻子和成长。"

克迪想要打断她的话，想要向她解释……但他能解释什么呢？

"我在芝加哥得到了一份工作，克迪。"她继续说，"就是我实习的那家诊所。我真的想过了，也醒悟到，如果你不在牧场，我就不和你回德州。我愿意维持我们的婚姻，只要你也愿意。"

"否则呢？"

"否则我就留在芝加哥，让你回复你想要的生活。"

"你的意思是你想要离婚？"

"那就要看你的意思了。"

"我不要离婚，"克迪说。

"那你要什么？"她凝视着他，柔声问道。

克迪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站了起来："我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要有个家……一个家庭。我爱你，可娜，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。"

可娜惊愕地瞪着他，而他则明了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说出的真心话。

缓缓地，她站起来走到他面前，然后牵起他的手："我也爱你，克迪。我好象爱你爱了快一辈子了。"她望着他热切的表情，"但那并不能改变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至少对你没有用，你永远是第一。"

"我告诉过你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就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。在当时，我根本没有任何结婚的打算。我不能不管我的工作……至少不能在这个时候。"

"做你想做的吧，克迪，我不会阻挠你的，因为就算我那么做，也不会有用的。"

"那你呢，丫头？你会回德州吗？"

她仍旧握着他的手，在他的手心上留下一吻。"不，克迪。我无法在你不在的时候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只等待着偶尔的到来，我要留在芝加哥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配合彼此的需要，在那之前，我正好有机会可以学以致用。"

"我的工作不会再需要太久的时间了。"他热切地说着，"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我这样说过多少次了？"他沮丧地自语道，然后他再一次看着她，"我们一定能解决这种情况的，丫头。我知道我们能，因为我们彼此相爱。"

可娜转过头看着窗外："有时候我怀疑光有爱是不是就足够了？"

第九章

一年之后。

可娜从诊所的侧门进入，她今天迟到了。就在她脱下外套时，海伦在长廊找到了她。

"可娜！谢天谢地你来了。"

她停下了脚步："我知道，我迟到了。"

"不是那件事。你二伯打了两次电话来，他要你立刻和他联络。"

可娜觉得有一只巨大的手攥住了她，使她透不过气："我二伯？"

海伦交给她一张小纸片。"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找到他。"

可娜麻木地接过那纸，上头有寇克尔的名字、打电话来的时间以及号码。

"谢谢。"她含糊地说，心却狂跳着，克尔为什么打电话给她？

从她结婚以后，除了蓄蒂姑妈，她就没有再见到克迪的家人。她不知道他们对她留在芝加哥有什么看法，她和克迪从来没讨论过他们的反应。

她看了一眼手中的纸条，不确定自己是否已有心理准备去听克尔要告诉她什么。

是不是克迪发生了什么事？过去这几个月，她和克迪只通过几次电话。也许克迪只是要克尔转达一件事……一件不想直接告诉她的事。

她坐在办公桌前，颤抖的手拿起了电话。铃声只响了一响，话筒就被拿了起来。

"我是可娜，"她好不容易说出话来。

"可娜！谢谢你这么快回电话。我不确定……"克尔打住了，似乎不想把话说完，而他接下来的话则使她震惊麻痹，"我要你知道克迪受伤了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。他是昨天半夜，从麦冷城送到圣安东尼医院来的，现在正在动手术，全家人都在医院？。"

她一直努力保持冷静的声音："有多糟？"

他的沉默比任何话都要糟。终于，他嗓音中带着苦涩，回答她的问题："不太乐观。"

一发子弹射中他的胸部，另二发在臀部。他们不确定是否还有其它的伤。"

"你是说他被枪伤了？"她的声音尖锐，但她很快地克制住自己的紧张，"我还以为他出了车祸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在哪里被射伤的？"

"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事情发生在墨西哥，有人把克迪送回德州。"克尔停顿了片刻，她知道他也正在努力控制自己。"他们说，"他又停了好一会儿才继续，"他在飞来德州的途中差点就不行了。"

可娜用手捂住嘴以防自己哭出声来。当她终于可以开口说话，她急忙说："我马上搭下一班飞机到那？。"

"我派了一架专机到芝加哥的中途机场，应该再有一个小时就会到了。"

"

"谢谢你，克尔。谢谢你打电话来。"

他沉默了片刻才粗哑地说："我认为你会想要知道。"

她紧闭起双眼，不让泪水流下。"对，"她费力地说出这个字。

克蒙和洁琳在圣安东尼机场接她。

"他怎么样了？"这是可娜下飞机的第一句话。

"还在观察中。"克蒙回答，"医生表示手术很成功，但是他受的伤很重。要不是你哥哥及时将他送来，克迪恐怕就活不到现在了。"克蒙轻轻地拉着可娜继续往前走，"克迪受枪伤的时候，亚索在场。"

"亚索？"可娜吃了一惊。

"没错。他现在也在医院。"

可娜无法一下子接受那么多事实。自从结婚那夜起，她就没和亚索见

面或说话了。

她拒绝了他每一次友好的表示，虽然她和母亲以信件保持联系，却仍没有打算和亚索和好。而他现在就在医院？！

一等他们坐上车后，洁琳说："你下飞机的时候，我差点认不出你呢。你结婚的时候，是个非常可爱的新娘，但是现在，看起来完全不同了。"

可娜对她微微一笑，她知道洁琳想要分散她的注意。"大概是发型的关系吧。当我开始工作后，我就决定弄个比较清爽的发型。"她说着便用手指流过她那头短短的卷发。

"我想那是其中一个原因，但是你看起来好……噢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？精明干练吧，也许，嗯"

"性感？"克蒙投给他太太一个笑容。

洁琳大笑："那也对，克迪看过你的新发型了吗？"

"没有"

克蒙和洁琳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但什么也没说。

可娜剪掉头发，就是想要摆脱以往的自己。她显然成功了，她的穿着打扮也和以往不同。她觉得自己终于走进了20世纪。

可娜知道自己的改变也给了她更多自信，她喜欢自己的新模样。她几乎忘了，克迪还没见过她的新形像，从克蒙和洁琳的反应看来，也许她该早点让克迪知道。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。

"克迪被送来之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他？"她问。

克蒙在医院的停车场停车时，回答了她的问題。"没有，我们到机场去接你的时候，他还在特护病房。"他打开车门扶可娜下车。她走在克蒙和洁琳之间，很高兴有他们在身旁，她需要其它爱着克迪的人在她身边。他们沉默地搭电梯上楼，当他们走出电梯时，她看到克尔和亚索正站在走廊的尽头谈话。可娜朝他们走过去，两人同时转过身来看着她。

亚索这两年老了很多：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额上也深刻着几道皱纹。当他看见可娜时，脸上的表情为之一震，可娜居然有股想笑的冲动。

这就是她的哥哥……那个养育她、保护她的人。当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，他总会出现。她带着一声轻轻的哭喊，奔进了亚索的怀？，他则紧紧地拥住可娜。他们就这样拥抱了好久好久，然后可娜终于？起头来看他，好惊奇地看见他脸上竟挂着两行泪水，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亚索哭。

"克迪呢？"这是她仅能说出的两个字。

"他们把他留在特护病房，情况仍然很危险。"克尔在她身后说，"他们准许我们一个小时进去一个人看他几分钟，我刚刚才去看过他。"

"他怎么样了？"

克尔摇摇头："我不知道。他们在他身上装了各种仪器。他的胸部和大腿扎着绷带，有一边的脸肿了，也变了？色。看来他经历了一段惨不忍睹的遭遇。"

可娜看看亚索："克蒙说是你送克迪回来的？"

亚索点点头："是的，我正在向克尔解释当时的情况。"

克尔说："这样吧，你们两个留在这？好好谈谈，我们去找点东西填饱肚子，我们不会去太久的。"

亚索回答道："好。"

"要不要我替你带点东西回来？"

"不用了，谢谢。"

可娜看着寇家人离开，然后感到手臂被人一拉，于是便回过头去。

"那？有一间等候室，现在没有人在？面。"亚索说着便带她走进一个房间。

"你可以告诉我当时发生的事情吗？"她问。

亚索坐到她身旁握着她的手："可以，现在该是你知道的时候了。"

她看着他用手揉了揉脸。

"有好几年了。"亚索说，"克迪和我一直从事相同目标的工作。"他停顿片刻，"但我们却完全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。"

"我不懂。"

"你知道克迪在墨西哥都在做些什么吗？"

"他说过，是一份调查工作。"

"你知道他是为谁工作吗？"

"不知道。"

"美国联邦药品管制局。"

她愣愣地瞪着亚索："克迪是一个侦探？"

"对，他从事卧底的工作。"

"我要你了解的是，我也在为我们的政府从事同样的工作。"

可娜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亚索。

"所以我们一直监视着对方，直到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。"

"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"

"几个星期前。"

"你原本以为他是个贩毒者？"

"当然不是。我以为他是寇家那个喜欢冒险刺激的寇克迪。后来我们的争执愈来愈多，上司才决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。"

她低头看着双手："克迪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"

"他不能。"

她？头望他："但是你却可以？"

"我现在可以，因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完成了任务。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、突破了无数的难关以及费尽了千辛万苦后，我们终于找出了几个重要的人物，逮捕了他们。"

"克迪就是那个时候被击中的吗？"

亚索怅然一叹："是的。"

这些年来，克迪如何能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？每当克迪前往亚索的牧场拜访，他总是和大家开玩笑，逗着她玩，就好像他从来没对任何事情认真一样。

"那我偷听到的那些人呢？"

"噢，我们已经查出了他们的底细。那些人是罗瑞克的雇员，他们跟踪克迪，并向罗瑞克汇报他的一举一动。我的人以为是我雇用他们的。但我也几个星期前才知道那些人的事情。"

"他们也和毒品走私有关吗？"

"不完全是，他们只是受雇的枪手。"

"克迪知道他们的身份吗？"

"噢，他知道。当他有了证据之后就来找过我。我一直试着联络你，希

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。"

"克迪接受你的道歉吗？"

"他似乎并不怎么在乎，他对我们抓到的那些人比较感兴趣。"

他移开目光好一会儿，然后才又再看着可娜，"我必须告诉你，克迪是因为我才受伤的。"

"你和他……"

"不，不是。请不要误会。当时我对那些歹徒宣布他们已经被捕，美国和墨西哥的刑警就会立即采取行动，但是有一个毒贩拔出了他的枪。克迪跳进我们之间，把我推向地面，替我挡住了那颗原本该射中我的子弹。"

可娜瞪着他，无法理会脸上奔流而下的泪水。

"我立刻大声呼救，帮他止血。我们备有一辆运送人犯的直升机在外头，所以就设法载过边境，把他送到这儿来。"

"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"

可娜喃喃问道。

亚索叹息了；"我也这么问他，就在他陷入昏迷之前。"

"他回答你了吗？"

"回答了。他看着我，说："因为可娜爱你。"

第十章

"寇太太？"

几乎所有寇家的人都在等候室，但当护士一出现，他们都很清楚，她在叫哪一位寇太太。可娜站了起来："我就是。"

"你现在可以进去看你的丈夫了。"

可娜蹒跚得几乎站不稳。"谢谢你，"她环顾着？人：克尔和艾莉、克蒙和洁琳、蕾蒂姑妈以及亚索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温柔地鼓励她，让她有足够的力量跟护士走出房间。

他们走进一间特护病房，可娜缓缓地走到床边，俯身看着克迪。她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泪水。他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糟，看着他躺在那儿，脸色一片灰白，那份震惊是她永远也想象不到的。若非那些仪器持续而稳定地发出声响，她会以为他已经死了。

克迪全身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线，她小心翼翼地？起他的一只手送到她唇边。

"我爱你，克迪，"她轻声说。

他动也不动，但她也不期望他会有所反应。她只是觉得她必须告诉他。

他不但记恨哥哥对他所做的事，而且还救了他，他知道我有多爱亚索，但他怎么可以那样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救哥哥？他难道不知道我也是那么爱他吗？

"我希望你在墨西哥的工作结束了。"她低语道，"我很自私，亲爱的，我坚持要多花一些时间陪伴你，我是如此地需要你啊。"

护士在几分钟之后回来了，可娜只得离开病房。

克迪觉得自己仿佛被一群大象踩过，而且是非常气愤的大象。其中有

一只甚至就把它粗腿压在他胸口上，将他紧钉在地上。克迪呻吟着想要转个身，改变一下姿势，可是他感觉到臀部和腿上的剧痛。

他到底在哪里？

可娜是那么常在他思绪中出现，所以看见她就在自己身旁时，他丝毫不感讶异，而且他刚刚才梦见了她。

"嗨！"他舔了舔唇，因为他的喉咙太干了，"我们在哪里？"

"在圣安东尼的一家医院？"

他闻言皱起了眉头。圣安东尼？他在这？做什么？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……他闭起眼，想聚集思绪。

"医生说复原的情况好得不可思议，他很高兴你恢复得很快。"

"你在这？做什么？"他再一次张开眼问道。

"陪你呀。"

"你不是应该上班的吗？"

"我请了几天假。"

克迪的眼睛迷惑地扫过这个宽敞豪华的房间，他不记得自己曾住过医院。

他再度闭上双眼，希望疼痛减轻。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……

"可娜？"

"亲爱的，什么事？"

"我在这？做什么？"

"你记得多少？"

他想了一下。"不太多。我受伤了？"

"不完全正确。"

"怎么说？"

"我相信正式的说法是，你因公受伤，而且差点殉职。"

"因公……"他停下来想着，然后影像开始逐渐清楚，克迪静默了几分钟，才叹了一口气。"噢，对，因公。"他又环顾了室内一眼，却避开她的目光。"有其它的人受伤吗？"

"没有。"

他合上眼，"那很好，"他喃喃地说，然后再度沈睡。

当克迪再醒来，室内已然大亮。可娜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

"你难道都一直在这？吗？"

在他开口之前，她在阅读一本杂志。"一段时间就回去一会儿，怎么了？"

"

"没什么，我只是好奇。"

他动一动身，想换个比较舒适的姿势："他们要把我留在这？多久？"

"直到你好得可以回家了。"

"那是什么时候？"

"他们没说。"

她拿起一杯水，用吸管喂他喝水。他费力地吸了一口，享受那清凉、鲜润的感觉，并解除他的干渴。

他让自己的眼睛缓缓闭上，然后有某种不太一样的感觉闯进他的意识，于是他又睁开了眼："你的头发！你对你的头发做了什么？"

她冷静地看着他："你不喜欢？"

"可娜，我一直很爱你的长发，我永远都不希望把它剪掉。更不敢相信你居然提都没提过就把它剪了。"

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闹别扭的小孩。真该死，克迪感到好无助，他痛恨在这？，连动一下都要花上好大的力气。

"它还会再长长的，"片刻之后，可娜突然说。

他闭上双眼："这无所谓了。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没有权利批评。"那是他的想法，不是他的感觉。

经过几分钟的沉默之后，他换了一个新的话题"你的工作怎么办？"

"跑不掉的。"

"这世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不管你做了多少总有更多事情等着你去。"

"这就是你为什么从事那种工作的原因吗？"

"哪种工作？"

"卧底。"

"你怎么知道？"

"亚索告诉我的。"

他凝视着可娜，想要从她脸上看出什么，但她却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："你和亚索谈过了吗？"

"没错。"

"什么时候？"

"你被送到这？之后。他一直留在这？，等你病情好转后才回去。"

"你原谅他当初逼你嫁给我的事吗？"

"是的，"可娜发现自己正在微笑。

"我相信他一定觉得解脱了。"

"你似乎很久以前就原谅他了。"

克迪耸了一下肩，但那轻微的动作使他痛得一缩，他伸手抚向扎着绷带的胸部，然后又做了一个鬼脸："我只是不喜欢他处理事情的方式罢了。"

"你为什么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一起工作的？"

"因为我不能，而且，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他是我们这边的。我原本还以为他是敌方的人呢，我必须随时面对逮捕亲戚的可能。我的上司没有必要那么保密到家嘛！"

"说到你的上司，他来看你的时候，我和他谈过了。他告诉我，你已经递上辞呈了。"

"所以呢？"

"所以呢，你现在好象是个无业游民了。"

他想了一下然后微笑了。"看来我是成了无业游民，不是吗？我现在终于能花点时间和你在一起了。"他看着她的眼神，"如果你想要我和你在一起的话。"他看看她的手，当他看见婚戒在她手指上闪闪发亮时，他松了一口气。

"你不需要跑太远的。"

"什么意思？"

"两天前我辞去了诊所的工作，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可以立刻接手的人了，看来我也成了无业游民了。"

可恶，克迪希望自己的胸部不要再作怪。他想以手肘撑起身体，但是

他无法克服胸部的剧痛。"嘿，你没有理由因为我发生了这种事就辞掉工作。我并不需要在....."

"我不是因为你受伤才辞去工作的，我在 4 个星期前，就提出辞呈了。"她对他露齿一笑，"现在，我只希望你的伤能快点好。"

他感觉到那股长久压积在胸中的伤痛消散了。自从他看到她和一个叫马查德的人一起走过校园后，他就一直带着那份闷气。

"那是你要的吗？"他粗哑地问。

"是的，"她笑着回答，两行清泪凄然滑落。

数周之后，克迪站在医院门口。他终于可以出院了，虽然胸部仍偶尔会绞痛，走起路来也还有点跛，但是医生向他保证，只要小心一点，胸口的伤是不会有问题的。

可娜已经回芝加哥处理房屋买卖事宜，并将他们的东西整理好，运回牧场。这两个星期来，他们每天都以电话联络。昨天她已回到牧场，等着今天接他出院了。

克迪停在原处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其实他早就可以回家了，但他的上司和医生坚持要他多休息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勉强太久了，早在完成任务之前，他就已经累垮了。

他极不愿意承认医生是对的，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。当然，其中有一部份原因是因为他就要见到可娜了。他痛恨那些见不到她的日子，两个星期仿佛就像两个世纪一样漫长。

克迪看到可娜的车在他面前停了下来，他开心地笑着。可娜走下车时，他不禁屏息凝视着她。

可娜穿着一件火红的洋装和一双漂亮的高跟鞋，那双鞋高得使她走起路来婀娜多姿。

对街上有 3 个男人停下来猛盯着她瞧，1 个摩托车骑手为了避免撞上电线杆，还发出了刺耳的？车声。

可娜不再是他在芝加哥看到的那个可娜了。当时她在诊所木眠不休地工作，总是穿着牛仔裤，也不化妆。而现在的她，戴着一幅太阳镜，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她甜美的双唇，她的唇柔软得令人想一亲芳泽。

克迪慢慢地走向她，怀疑她是否知道她对交通的影响。从她的神情看来，除了他之外，其它的什么也没有注意到。

可娜放低她的太阳镜，透过镜框，用那双大眼睛望着他，然后她踮起了脚尖，极尽温柔地吻着他的唇："如果你想的话，我可以开车。"

站在对街的那几个男人，投给克迪既羡慕又嫉妒的眼神，他很能够了解他们的反应。"你这件洋装可真是棒，亲爱的，只要一点小小的刺激，就可以引发一场暴动了。""这是我为了今天特地买的，也算是一种庆祝，你真的喜欢吗？"

"要不是我们在公共场所，我会让你知道我到底有多喜欢它，"他以沙哑的嗓音回答。

他的手放在她的纤腰上，和她一起走向车子。

她扶他坐进车？，再绕过车头走到驾驶座。就在她打开车门时，克迪听到一个口哨声在一群摩托车中响起。然后他才注意到可娜居然穿着一件贴身的短裙。

"真感谢我有一颗强壮的心脏，要不然，我的心脏病不发作才怪。"克

迪懒洋洋地说，眼睛却直盯向她那双长腿。

"你是在说我的裙子吗？"她边发动车子边问。

"也是啦，那实在是选得不太多，不是吗？我是说.....它是不是太短了一点？"

"得了吧，克迪，这是最流行的款式。"

"唔，我怀疑你母亲会怎么想。"

可娜不作任何表示地调整了一下太阳镜，然后继续驾驶。他一直盯着她的腿瞧了一会儿，然后才将目光移回到她脸上。"谢谢你想办法把我从那里弄出，要是再多待上一天，我就会发疯。"

"我告诉医生，如果他让我带你回家的话，一天 24 小时都会有专人监视你。"

他潇洒一笑："他怎么说？"

她斜着眼，瞄了他一下："你真想知道？"

克迪发现她颊上泛着潮红："是啊。"

"幸运的家伙，"可娜说。

他往后一仰，朗声大笑了起来，然后又紧紧抓住胸部。

"又痛了吗？"可娜关心地问。

"噢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要回牧场去了吗？"

"噢，不是。克尔建议我们到南帕德岛的公寓去度几天假。我们大概需要两天才能到那儿，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悠闲地吃个晚餐，在饭店住一晚，明天再起程。我们不需要赶时间到任何地方去，这种感觉真不错。"

"这计划听起来满不错的。"

可娜给了他一抹短促的微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认为那是一种紧张的微笑。

几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在一家情调十足的餐厅喝着咖啡。克迪再次感到可娜有些紧张，她的紧张是因为他们马上要回饭店了吗？

如果他不了解她的话，他几乎可以幻想，这个甜蜜的小妻子正对他有所预谋呢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他会好好地等着看，她会用什么技巧诱惑他。

他们喝完咖啡，可娜才缓缓开口："你准备好要走了吗？"

"只要你准备好了，我就准备好了。"他回答，投给她一个闪亮的笑容，使她有些惊慌失措。

克迪付过帐之后，他们便走出餐厅，来到车上。

"这是你另一件令人侧目的装扮，丫头。我对它唯一的微辞，是它吸引了太多双眼睛，有好几个人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呢。我喜欢短裙，尤其是贴身的短裙，但是我不喜欢其它男人看着我太太穿着一件贴身短裙。"

"你是说你不希望我这样穿？"

"不是的，我只是说个人的喜好罢了，你要怎么穿完全是你自己的事。"

"

一路上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回到饭店后，克迪将钥匙交给停车员，便随可娜回套房。

一回到套房后，可娜就进了浴室。克迪则来到窗前，凝视着窗外的河水。

他走进卧室，听见浴室？水声哗哗，于是他先脱掉靴子和一身衣物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将被子盖到腰际。

他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，一连换了好几个频道。他并不想看电视，而且他知道，自己根本睡不着。

浴室？的水声虽然停止了，但他可以听见浴室内的飕飕声响。他想象可娜躺在浴缸？的性感模样。虽然他很想加入，但他想起了身上的伤，这时候的自己，是不适宜做任何特别运动的。

克迪听见浴室的门开了，但他并没有立刻回过头，真是没用。等他终于把眼光从电视移开，才发现她根本还没出浴室。

一股幽香逗弄着克迪，他闻出了那香水，是他有一次去芝加哥时送她的，他记得那一天，他还教她把香水擦在身上的哪些部位，才可以完美地达成诱人的效果。

他几乎要大声呻吟出来了。

克迪给她一个漫不经心的瞥视，好让她知道他……但他脑中所想的一切，都在瞬间烟消云散了。

"噢，我的上帝呀！"他喃喃地说，不太确定他是在祈祷，还是在赞叹眼前的景象。

他已经习惯可娜的那些白棉睡衣，他一直觉得它们是一种纯洁的挑逗。

但可娜现在穿的这件可一点也不"纯洁"。

"你现在都这样穿着睡觉吗？"他沙哑地问，"你没死于肺炎可真是奇？。"

她似乎一点也不受他的影响，拉开被子后就在他身旁躺下。她的脸上有一抹窃笑，眼中闪耀着某种光芒："除了你以外，没有其它人会看见我穿这件衣服的。"

他必须吞咽一口口水之后，才说得出来："我很庆幸没有别人会看见，我痛恨做个杀人凶手。"

可娜转过头来面向他，对他挑了挑眉："我要你发现其实我也很性感的。"

"如果我再发现你更性感的话，我就要爆炸了。"他觉得那正是即将发生的事。他提醒自己可别太激动，他的伤经不起这种刺激。

克迪小心地将她拉近身边，并用鼻轻抚着她的脸颊。

"我们要看电视吗？"她逗趣地问。

克迪没有回答。

"你喜欢我吗？"克迪轻声问。

他看到可娜的颊上再度泛起一阵红潮，虽然分离了那么久，她并没有真的改变太多。

她点点头，睁大眼睛望着他。他细细看了她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："好吧，欢迎之至。"说着便在她身边躺平，并把她拉得更近一些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一道阳光落在克迪的脸上，他无声地下床去把窗帘拉上，然后再摸索着回到床上。

他昏沉沉地想着，昨夜并没有睡多久，更精确地说，他昨夜根本就没睡觉，因为他终于精疲力竭地拥着可娜睡去时，天色已亮。

他起身时，她动也不动，当他再度滑进床上，她还是沈沈地熟睡着。他用手撑着头，低头凝视着她。

他们又在一起了，这一次克迪决定不再和她分开了。可娜放弃了她的工作，而他知道那工作对她多么重要。

当他还在医院时，他曾问过克尔和克蒙，如果在圣安东尼成立一间语言障碍诊所是否妥当，他们两人都非常赞同那是个好主意。也许，他有一个令人惊喜的礼物了。

可娜一睁开眼就看到他正在看着自己，不禁微微一笑。

"你觉得怎么样？"他问。

"很满足，感觉世界上一片宁静。你呢？"

"想想我们昨晚所做的一切，我现在居然觉得休息够了呢。"克迪说完，便打了一个哈欠，并用一手把玩着她的卷发。"我看着你，想着我有多爱你，也想到过去这一年来，我有多害怕会失去你。我很感谢你遵从结婚时的誓言，即使那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宣誓的。"

"克迪！那不是事实。我对亚索生气，是因为他强迫你娶我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你会想要娶我，但我要它是出自你自己的选择。"她甩了甩头，"我知道你觉得被困住了，因为你从来没想到要娶我。"

他拉她入怀。"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。"他牵起她的手，吻她的婚戒。

可娜静静地看着他。

"我父母遇害时，我的世界都崩溃了。我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感到愤怒，我还记得有天晚上，蕾蒂姑妈走进我的房间，那时大家早都已上床休息了，我不知道她怎会知道我还醒着。那时我相信她有一双透视眼，可以看穿墙壁，并看到好几？以外的东西，没什么东西能够逃得出她的双眼。"克迪顿了一会，继续说："那时我正坐在窗前，看着夜空中的星辰，想着那其中有两颗是我的父母。我不知道天堂到底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一个人要怎样才能上到那儿去。我本以为她会叫我上床睡觉，因为我第二天还要上课。可是她却拉了一张椅子坐到我旁边，然后开始和我聊天。即使到了现在，我仍然很惊讶她那晚告诉我的事，因为蕾蒂姑妈是个不太感性的人。她告诉我，我的父母是如何相遇，她这个做妹妹的，看着她的哥哥神魂颠倒地恋爱了，追求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。有一天，她从口袋？拿出了一件东西，放在我手？，然后我就看到了它，那是一枚小小的金戒指，是我爸送给我妈的订情戒指，虽然后来我妈因手指不合没有戴上它。蕾蒂姑妈把它送给了我，并叫我好好保存它。"克迪的手掌轻轻抚过可娜的粉颊，"虽然我那时只有10岁，但我知道那一晚姑妈给我的是多么重大的礼物。我一直把那枚戒指带在身边，直到我把它交到你手上的那一天。"

他以手指温柔地拭去她颊上的一颗泪珠，但却惹来了更多的泪水。

"即使当时我还不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感觉，但我知道让你戴上它是对的。"他牵起她的手说："这只戒指永远象征着我衷心的爱，而你就是那份爱的具体形式。好久以来，我一直都是个胆小的人，不敢去承认。"

"你绝不是一个胆小的人。"

他摇摇头。"蕾蒂姑妈一看到你，就知道我对你真正的感觉了。她知道我必须给你足够的自由，否则我们两个永远都不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"

可娜微微一笑："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，不是吗？"

"嗯，对她来说，家人就是一切。"

"家人对我一样也很重要。"

"我知道，亲爱的。那就是我之所以那么高兴你和亚索和好的原因。"

"我的意思是，我自己的家人对我很重要，那就是为何当我失去宝宝的时候，我会那么悲伤的原因。"

克迪看着她说："我对你的流产感到难过及抱歉，我为宝宝感到难过，也为你必须独自面对一切感到抱歉，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弥补我们分开的那些孤独岁月。"

"小心你所要做的承诺。我很可能会让你疲于训练马匹和照顾孩子，到那时，你又会梦想单身的好处了。"

他吻上了她的唇，轻声呢喃道："你想都别想会有那么一天。"

尾声

克迪坐在椅子上，双脚跷在院子的围栏上，椅子向后仰着，只有两只椅脚着地，他的目光远眺。克尔和克蒙以相同的姿势坐在他两边。

"今年牛仔队的橄榄球打得真不赖，"克蒙在一片宁静中开口。

"没错，是不赖，"克尔同意道，"他们今年一定会拿到超级杯冠军。"

"你每一年都这么说的，"克尔提醒他。

"那又怎么样？他们今年的阵容是多年以来最坚强的。"

"其实你该支持石油工人队，他们今年的表现最棒，"克迪故意激克尔。

"滚到一边去吧，小子！"克尔咆哮道，克蒙和克迪纵声大笑。

在他们身后，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唤道："爸爸？"

三张椅子同时放了下来，三双马靴踏在地上，然后三对眼睛转了过去。

寇雪地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来，她的母亲跟在后头。克迪弯下腰，抱起了他 13 个月大的女儿。"哈罗，小公主，"他甜甜地说，"午觉有没有睡得很好哇？"接着，他环顾四周一眼，看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哥哥全都像傻瓜似地冲着他笑。"你们哪里不对劲呀？"

克尔清了清喉咙，克蒙伸了伸腿，而可娜拍拍他的脸颊。"没什么不对劲，克迪，没什么不对。你可不可以陪你女儿玩一下？我们在屋？头玩扑克牌，正杀得难分难舍呢。"

"当然没问题，"他说着便靠回椅子，把雪儿放在膝上。

"她这个年纪真令人羡慕，"克尔看着雪地说。

"我一直想要告诉你们，"克蒙说，"洁琳和我要领养一个小男孩。"

"好极了，"克迪说。

"他差不多两岁了，其实我觉得年龄并不重要。我想通了，我能跟得上你们两个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赶紧找个孩子来。"

"嘿，"克迪回答，"别看着我，我们结婚 4 年后才开始拥有我们的家庭生活。"

克尔对克迪歪嘴一笑："去你的，小子，那还不是因为你花了那么久的时间，才想通你要做什么。"

"你敢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手正在忙，你觉得自己很安全。"克蒙插了进来，"你必须承认，一开始你的家庭生活，你就毫不浪费时间，克雷还不到 3 岁，雪儿也才刚满 1 岁，而可娜现在又怀孕了。"

克迪愉快地笑着："我不能和事实争辩，对不对？"

克尔远眺山丘之外："老爸看到我们 3 个的成就，一定会很骄傲，我真希望他们能看着我们今天围着餐桌的情景。"

"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但是我听到自己对孩子讲话的声音，我就觉得自己就像爸爸以前那样，"克迪说，"我想这就是家庭吧：重复着同样的故事，传述着前人的话。"

"他们教我们懂得什么是爱，"克蒙说，"那是一个值得学习的课程。"

克迪回过头看见可娜走向门口，想必是来看看她的女儿。

"而且也值得等待，"克迪轻柔地加上一句话。

